類書纂要

類書纂要卷之十九

武林次辰黃太史鑒定

無錫周　魯南林　輯

同邑侯　杲仙蓓　參

列女類

奮劍全節　殷保誨妻封氏保誨仕唐為校書郎黃巢亂封被劫犯之因拒賊怒曰從則生不然膏我劍封罵曰吾名家女守正而死猶生清河崔氏適滎化遂遇害保誨聞之一慟而絕

截髮割耳　陽鄭誠生子善果誠以識死崔年二十父母欲奪其志崔抱善果曰背夫為不義棄兒為不慈吾則安忍乃截髮割耳以明節

義不受辱　崔氏清河世元楷妻隋末遇賊欲污之崔曰吾士大夫女為僕射子妻義不受辱賊縛崔于床崔紿賊釋之因抱樹而罵曰任加刀鋸辛被殺元楷後得殺崔者支解以祭其墓

登車自縊　趙氏朱貝州人

玉制侯闕趙有殊色劫致之欲納爲妻趙罵賊將婚賊不忍殺使人守之趙紿曰必欲妻我宜擇日禮聘賊信之令歸其家具幣盛與從以迎趙與家人訣登車而去至州廨揭簾視之已絕死矣

捐身報主

劉安世除諫官來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須明目張膽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罰譴立至如老母何母曰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報主使得流放吾當從汝所之勿以母老懼安世卒稱名臣

貞義女

漂陽史氏子胥奔吳日見女子擊漂瀨水上子胥乞食女與之飯子胥曰掩兩壺漿勿令其露既行回顧女已自沉水中李白有貞義女碑

宿瘤女

齊人閔王出獵觀者如堵惟女採桑不顧王怪而召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慎德勸事苟構任使宿瘤何傷王曰此賢女也欲藏歸女曰不受父母命而隨王是奔女也王慚乃具禮往聘爲妃齊國大治

義母

漢誅黨人詔捕急范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供養滂從龍舒君九原存亡得所惟大人割不恐之恩母曰汝得與李杜齊驅死亦何恨令名壽考可兼致乎聞者義之

我

見猶憐桓溫平蜀得李勢妹有奇色納置他所溫妻聞人恚乃率婢操刃襲之李氏方理髮髮長委地肌色如玉不為動容徐徐日國破家亾無心于此今日見殺得遂所懷即引頸就刃妻擲刃抱之日我見猶憐何況老奴遂戢歸

殺讐祭墓徐氏有奇色賊媯覽殺孫翊悉取其嬪妾復逼其妻徐氏徐氏使人謂覽乞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許之徐氏密與翊舊將孫高傅嬰謀成而誓至晦日命高嬰藏潛伏戶外使人報覽日服除矣覽遂入伏兵殺覽徐氏持覽首祭翊墓衆駭以為神

饋食識母陸續繫洛陽母自吳往候無由見但作食饋之續對食悲泣使者問故日母來不得見耳問何以知之日吾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此必母所餉也使以聞特敕之

殺身養親周廸洪州南人携妻之江都唐末楊行密圍城軍士乏食市肆殺人賣肉廸妻日窘蹙如此勢難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不歸養請賣妾以贐行資遂自詣屠肆得金與廸廸䌷以行門者詰其故不信遲至肆中驗寔妻之首已在案上矣

不事叛臣高郵妓毛惜惜宋端平初淮安榮全據城以叛節度使遣

人招之不納全與黨王安等夜飲惜情恥于俳奉安所賫之情惜曰初謂太尉擧爲太尉更生賀也今乃閉門不納使者是拔逆兩妾雖賤敢不能事叛臣全怒遂役之

賢母

嚴延年爲河南太守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母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叩首謝母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垂老見壯子被刑戮也歲餘果敗

夫婦相殉

劉氏漢盧江小吏焦仲卿妻爲姑所逐自誓弗嫁其母屢逼遂投水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今舟境有小吏港以仲卿名

不爲讐辱

朱延壽紆人姊歸揚行容行濟押延壽之妻拒壽怒陰與田額謀殺行容事泄行容詐曰病命夫人以書召延壽至殺之其妻集家人焚府舍曰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讐人所辱遂赴火死

撫孤

包拯子繶妻崔氏繶卒拯意崔不守崔蓬垢涕泣見拯曰家生爲包婦死爲包鬼拯嘗出一媵于母家生子崔密撫于縮死取媵子歸名曰縱

賢烈母

項羽欲招王陵陵于漢而質其母陵使至母遺之泣曰漢王長者毋以妾故持二心遂伏劍死

燕子樓

關盼盼張建封侍姬也善歌舞能詩建封鎮徐州殁盼盼不再嫁居燕子樓十餘年

一日得白樂天和詩讀之泣下曰自我公薨妾非不能死恐百歲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也遂快快不食而卒但吟云兒童不識沖天物漫把青泥汚雪毫

高隱

王霸少與令狐子伯善後子伯相楚其子為郡功曹嘗請霸霸子耕于野投耒見客頓色慚沮客去霸臥不起妻問故霸曰彼子容服甚都我兒曹對客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慙兒女子乎霸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終其身

遠識

伯宗晉賢大夫而好以直辯凌人人惡之妻曰危可立待也何不預結賢士以州犂托焉伯宗乃得畢羊而交之未幾伯宗以譖死畢羊送州犂于荊幸免

不與攘羊

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于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餉肸與鮒姬曰不可南方有鳥曰吉乾食其子不擇肉子多不義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壚陰後攘羊事敗吏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矣叔向名肸叔魚名鮒

陳射彌

晉繁人之妻平公使繁為弓三年乃成公引之而射不
夫穿一札公怒將殺之其妻請見曰妾夫造弓亦勞矣君
不能射反以殺人妻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右不
手發之左手不知公用其言而射奪七札立釋繫人
怨舊晉文公女趙姬文公初與趙衰奔狄狄人隗氏人二
女公韌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及反固文公叉以女
趙姬妻之生三子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衰不敢從姬日得
龍怨舊安嵩室而棄賤交不可衰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
盾賢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趙簡子伐楚與津吏期
以叔隗為內歸時已下之麥娶津吏醉不能渡醴子欲
殺之吏女娟請以身代日妻父尚辭恐心不知非而體不
知鼎也備子釋其父將渡少櫛者一人娟請日願備父役
簡子不許姊日湯伐夏左驂牝驂右驂牝黃而放築試王
伐殷左騶牝與右驂牝驂而克紂主君但欲渡耳用一婦
人何傷因發河滅之歌以鳴其意簡子悅日肯者不教荐
娶貴此女那將使亂被以為夫人紹日婦人之道非娣不
嫁妻有嚴親在不取閔命簡于為奉世女漢孝元前
歸乃納帶于女悖而娶為大人當熊嬰人宮上柒虎鬧能

逸出將犯御座左右皆驚走惟馮婕妤當熊而立熊見殺上問馮曰人皆驚懼何獨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嗟歎良久立爲昭儀

提甕

桓少君鮑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少君悉屛去侍從服飾更著布素與宣共挽鹿車歸里拜姑即提甕出汲修婦道孫昱容問曰太夫人寧復識挽車時否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慧見

僖負羈曹人晉文出亡過曹曹共公不爲禮負羈妻曰吾觀晉公賢者其從者皆國別必有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公子壺飧後文公復國果加兵于曹令無入負羈之里

作誅

柳下惠卒門人欲誅之妻曰將誅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作誅

知禮

莒女魯大夫公甫穆伯之妻文伯之母文伯相魯退朝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敬姜嘆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吾懼穆伯之絕嗣也及文伯卒敬姜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知禮矣

斯人斯婦

黔婁先生卒曾西往弔之

見其屍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曾西曰邪引其被則斂矣妻曰邪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西曰何以為謚妻曰先生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富貴其謚曰康可乎曾西嘆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戰國時漆邑之女過時未嫁倚柱而號鄰婦問故曰憂吾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卿大夫之憂也曰不然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人獨安所歸乎

採桑

秋胡魯野人納婦五日遊于陳五年乃歸見道傍美女採桑投之金不受至家見婦即採桑者婦曰慕色棄金而怠其母不孝也妾不忍見遂投河死

孝婦塚

竇氏封人少寡姑欲嫁之不肯姑曰孝婦事我勤苦奈何姑自經死奈女告孝婦殺其母太守收治婦誣服于公力爭之不聽卒論死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咎在是矣太守祭孝婦冢即大雨

牛衣對泣

王章平國人少遊學長安病無被臥牛衣中持妻而泣其妻呵責之曰在朝諸人無踰仲卿者今疾病困發不自激昂乃涕泣何也後宦京兆將微上書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卒為王鳳所害

義繼母

齊二子之母宣

王時有死于道者吏執其二子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吏以告王王召問其母泣對曰殺其少者王問故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其父臨卒謂妾曰善視之今殺兄活弟是以私廢公也背言忘信是欺亡也王高其義皆赦之號曰義母

倚門倚閭

王孫賈事湣王淖齒作亂王出走賈失王所在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今王出走不知其處汝尚何歸賈乃結死士數百刺殺淖齒

御妻

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閭窺其夫意氣揚揚自得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常有以自下者子為人御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御者乃重自抑晏子推而問之以寔對薦為大夫

緹縈女

淳于意少女意嘗刑嘆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倚肯女遂上書願為官婢贖父罪文帝憐之釋意因除肉刑

徐吾

齊女也與鄰婦合屬夜績吾貧燭不繼隣不與績吾曰妾常先至後歸東席以侍來者坐必處下為貧也益一人燭不加暗去一人燭不加明何愛此東壁之餘光也績如故

斷臂

齊人王凝妻李氏凝為虢州司戶卒李氏携幼

子負其櫬以歸過開封旅舍舍主不容牽李氏臂出李氏勸曰可以節婦而手為人執耶即引刀斷其臂

相思樹

韓憑妻息氏康王奪之憑自殺息與王登臺遂投臺下死遺書于帶願以尸骨賜憑王怒弗聽使人埋之塚相望也信宿有交梓木生于二塚之旁旬日而抱成連理鴛鴦棲其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號日相思樹

節乳母

秦攻魏殘之殺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日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者夷三族乳母與公子逃魏故臣見乳母爾謙之曰公子安在千金重利逝夷族極刑也汝何居乎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吾不為逆逝公子于澤中故臣以告秦軍爭射之母與公子同死秦王以卿禮葬母祠之太牢

高行

梁之節婦榮于色美于行夫早死不嫁梁王使相娉焉再三往高行曰婦人之義一醮不改忘死而貪生棄義而從利何以為人乃援鏡持刀割其鼻曰王之求妾者非以色耶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相以報王旌之曰高行

粉書

荀采爽女陰瑜妻年十九而寡爽詐病召采強以嫁郭奕采懷刀將自殺婢奪之因入浴掩戶以粉書壁曰屍還陰氏遂經

東曇署

冊董德貞辭符入唐賈直言妻直言坐事貶嶺南妻少決
　日死生未期汝可亟嫁貞不荅引繩東髮封以帛使直
言署曰非君不可解後直言　　　　穀丘人樂羊子書
貶二十年乃還署帛籍如故揖金斷織行路得遺金妻曰
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奈何拾遺以著
行乎羊子乃捐其金蔚學一年來歸妻因陶織曰夫子積
學以成德也若中道而歸何異于是羊因後卒業七年不
反妻紡績以養姑兼籍羊千一夕盜至欲犯之遂自刎
守義宋共公夫人魯宣公之女共公卒伯姬寡居夜失火
　　左有曰夫人可避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
不下堂填之左右又曰夫人少避乎伯姬鮑女宗鮑蘇妻
曰越義而生不若守蒜而死淫陷千火　　　　養姑甚
謹積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姒曰子可以去矣女宗曰
婦人從一為貞以順為正豈有專夫室之愛為賢哉事姑
愈謹宋公表　　　木蘭唐商丘人父病不能從軍為有
其國曰女宗代父戍司所苦木蘭代父戍遷十二年不卿
其女祖賦戊　　共妾錦世子共伯妻共伯早死父母
遷詩傳于後柏舟欲奪而嫁之以死自誓作柏舟詩　柏

衛宣夫人

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不聽乃歌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異變終其身

聶嫈

侯婞政刺伏累自皮面抉服齒死韓暴其屍于市購問無知者姊往視之乃伏尸哭曰是軹人聶政也以妾故重自刑以絕蹤妾奈何畏誅滅賢弟名呼天悲哀遂死政側

賢母

尹淳客懸舉發兼有誅元私諸臣議蜂不對而出歸告其母母曰吾如以善養不加汝以隊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矣

絡秀

姓李宇歸秀罪親父淩爲安東將筆出環遇雨遂李氏會其父兄他出絡秀與一卿宰循羊具數十人餘甚精辨而不閭人聲後准使人鬼之禍見一文千美甚後因求爲妾其父見祠不許絡秀曰門尸哀徽何惜一女子遂討之生顯及詭

崩城

孟姜同言人過花植偃三日而植君役長城妾述恭承至城下植巳死泊城崩哭城爲之崩尋夫骨無辯妻齎指血驗得之頁賠哲單卽厌石大中

班婕妤

尼之姑也少有才學成帝嫔入岂大後從弟賞命之同輦婕妤曰妾觀聖帝明王皆賢臣

侍其左右推衰世之君乃女嬖在側妾不敢恃愛以累聖明後因趙飛燕譖退之居長信宮作自悼賦紈扇詩以寄懷

大家 班昭字惠姬彪之女兄固著漢書未竟而卒帝詔昭就東觀踵成之數召入宮令后妃諸貴人師事焉號曰曹大家家夫姓也兄超老在絕域昭上書哀請帝感動即徵超還

季兒 郃陽任延壽之妻季宗之妹也延壽怨季宗而陰殺之赦免季兒遂振衣求去延壽曰汝其殺我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仇亦不義與子同枕席而殺吾兄又縱兄之仇何面目戴天履地乎乃告其女曰吾義已不可留又無所往汝善視兩弟遂自縊

織錦迴文 蘇若蘭適竇滔滔鎮襄陽携寵姬往積織錦成迴文詩三百餘首寄滔情好如初

丸熊 柳公綽妻韓氏華原人子仲郢夜讀韓以黃進熊膽和丸使仲郢含之助其清苦卒爲名臣

藏弟 文姬趙伯英妻李固女聰而有習關父危泣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預藏弟燮匿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以六尺秀君李氏存沒在此矣遂攜燮入徐而成賣卜于市陰相往來北燮數還文姬相對

面儆因戒之日先公正直爲漢忠臣雖死之授教七男南
日貲生之年慎勿以一言加梁氏閻者悲感鄭
越宣婺杜秦姬生七男敘之日中人幣性可上下也昔酉
門豹佩韋以自寬究子職佩絃以自念汝曹念哉後七子
皆辟孝廉而元珪皇甫規妻善屬文工草篆規辛薑
雅珪更以今德者殉節卓厚聘之寫日君惹□之聽壽吾
天下猗未足那皇甫氏爲漢忠臣君其走吏敢行非禮
卓怒懸其頭庭中鞭朴交下妻謂持杖者日遠盡爲乍守
淫州倪氏許嫁彭生家貧常自谷叔養母生往犯之不
身從生日汝終不爲我婦那女日女道正終婦道正始隆
未及成何得相厚生怒而判之女日吾正爲君辛寒
守身耳君反見殺耶言訖而絕詔旌日貞女遠鑑英羊
既妻魏侍中毘之女魏文常初立爲太子抱毘須日君知
哉喜否毘以告女女嘆日太予代主宗廟社稷者代君不
可以不威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其何以能久魏其
不昌乎既友鍾會方西征意英謂既日會在事縱恣吾寒
有他志也會謂其子琇爲參單憲英戒日古之君子入則
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置在蹤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

不邀父母憂患而已會至蜀果反苟竟以全歸辛之識鑒遠矣

報父仇

趙娥父安爲季壽所殺娥兄弟俱病死自傷父仇未報乃袖刃白日刺壽于都亭請縣曰父仇報矣請受戮令義之欲縱娥去娥曰不敢偷生枉公法也會赦免

惠妃

長興徐氏名惠八歲能文手不釋卷唐太宗召爲才人數上書直諫嘗曰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後上改容納之故營玉華宮茅茨居半封惠妃

奪刀自剄

楊憚妻張氏兵亂夫攜父母先行張遇賊以刃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抗顔受刃賊義其姿未忍殺張卽奪刀自剄

孝女

曹娥上虞人父盱善承祝午日迎神泝濤而上溺死不得其尸娥年十四乃投瓜于江曰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沉遂投江而死抱父尸出

王貞婦

臨海人元兵入境夫死婦被執歸欲犯之挾至嵊縣青楓嶺守者少懈齧指出血題字石上投崖而死其血漬入石間蹤雨卽噴起如作書時

謝小娥

南昌人嫁段居正居正與小娥父作賈江湖並爲盜所殺小娥夢一時告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也小娥還訪歲餘得之乃變服爲男子託傭

賈來一日蘭與春皆醉小娥斬蘭首大呼捕盜鄰人并擒春小娥遷謙章迷不食死

此毋此子

新淦湛氏爲陶丹妾而生侃家酷貧一日范逵訪侃會大雪湛乃撤所臥薦自剉給其馬密截髮易酒殺款之逵聞而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程烈女

總與人盜殺其父兄探女去隱忍數年以計脫告之剩史頡真鄉擒盜誅于市女刺其肉以祭父兄時取春秋復侁之義須之曰大而得其正者

哭父不食

樂平饒娥父勤漁于江風作舟覆沉其屍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

就仔

李氏訓紡得妻紡得兵數李攜二子匿貫蹊山中採草木而食元兵至令曰不獲李氏晉而遂李曰豈可以我故累人迷就得徒建康獄行帥欲妻之李聞撫二子泣曰若輩善事吾姑吾不得養矣遂自縊

獲合

臨川梁氏歸王姪幾數月元兵至夫婦被執一帥强污婦婦紿曰夫在情不忍帥釋其夫婦度夫行已遠即罵賊不屈被害後夫謀更娶父不諸夜夢妻云我托生某氏當復賢君比遣聘對其生與婦死年月相合

義姑

猜江胥氏唐末兵起民皆奔竄嘗抱長子而反提其幼子行不能前泡性開其故只

引子妾所生長子乃前室所生夫以月命妾善覩
譚節婦
之惑感動稱為義姑厚遺而去務其地曰風義里
承新人趙氏元兵破城趙氏隨夫匿半舍兵殺其夫欲污
盾氏痛罵不從所其子殺之血漬號上宛然一婦人抱子
狀杙或假以　楚將子發攻秦糧絕使人請于王因
子發母
火其狀益著見母母曰士卒無恙乎曰分救枚而
食口將單無恙乎曰梁肉不乏子發敗秦而歸母不與見
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伐吳客有獻酒一器乃受而往
之江使士卒飲其下流故戰自力令雖　楚莊王妻王
樊姬
勝非奏吾不取子發謝罪然後見之　好儀姬謂止
乃不食會獻肉王遂改過一日麗朝晏姬曰何晏也曰與
賢者虞丘子語也姬笑曰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殺
則故米開進一賢也王以姬言告　楚昭王夫人王出
貞姜
之虞丘子遂進孫叔敖治楚而俏　遊留夫人于漸臺
闔江水大至急使人迎之忘持符夫人不往使者曰大水
且至所符恐後矣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貞女義
不犯約守一節也寧良死乎于是使　老恭耕業山之
投森
者取符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下楚王開其賢

蒲以爲輔其妻荷一畚簍而來曰何畢疇之多也老萊具言之妻曰妾聞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朴可餌以宮轍者可蹤以斧鉞妻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箕而去老萊從之

吞藥

王嬙字昭君避晉諱改曰明妃侍歸人單于死于世達立嬙謂之曰爲胡者要母爲秦者更娶世達曰願作胡禮嬙乃吞藥而卒

赴水

巴陵韓氏魏公琦之後爲元兵所掠赴水死三日得其屍裙帶有詩曰我本瑚璉質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義娼

娼長沙人雅好秦少游樂府一日少游南遷過長沙偶訪娼見几上少游詞一卷豈曰欲見其人否娼嘆曰使得見秦學士願奉箕帚已而知其爲少游大驚喜留別娼曰妾誓潔身以侍因杜門謝客後少游卒于藤州娼夢少游來別泣曰秦死乎遂衰服以赴拊棺一慟而絕

抱骨投水

趙淮妾長沙人元將使淮招李庭芝淮至城下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母降也將怒殺之棄其妾妾偏告將曰妾夙事趙淮使令炊下罪不忍總情願往埋之即事公無慽乃與至淮所聚薪焚淮骨置屍匡中自抱赴水

死大孝罹盛女卽姜詩妻也一日出汲歸稍遲母渴詩怒
而遣之妻乃止鄰家晝夜紡績市美饌托都婦遣
姑久之姊惟問降母具言故姑感泣復呼婦還赤
杖擊
焉
晉入境戒日驚大孝必禱鬼神里中頗以無恙氏
陳堯咨母堯咨爲荊南守秩清歸母間日兩典名藩有何
巽政對日州當孔道過客以兒善射莫不嘆服母日忠孝
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能以善化民顧尊卒
抱尸
唐有張
伍一夫之技豈父謂哉因擊以杖隱其金魚貞者娶
焚道貴氏名帛一日貞渡江舟覆帛求夫尸不得
唾面
分
遂自沉越十四月帛乃抱夫尸出灘下頻邑如生將
焉邀妻鄴艾以冬月入陰平遊不爲構乃歸私室與妻歸
媼妻日邊閑告急君宜預謀邀曰主人聽信貴皓粥于薦
色爵不遠矣魏兵至吾其降乎李唾面曰負圖如
爲涉母
此吾何面目與君共立也巳聞強出降李節自鑑
程氏傳逼經史課二子甚嚴實讀苑涉傳慨然太息軾
尸
請日軾若爲涉夫人許之否程日吾獨不能爲涉母耶
與集母場氏彭山人歸與汲米末兵說汲犁家存嶽外
授
無著可捞母曰投集左傳歐藉文李以文章名世皆哥

御
也

懿孝

登江呂氏名良于父仲疾病殆民子與妹細良嫈
香況天請以身代時夜半群鴞飛罪兮中有大基
燁燁者三次日父瘳太守鄭氏余敬洪妻南唐查支
貢德秀表其居日懿孝立館徽尉平建州文嶶欽挹之
鄭贈日王師弔伐凡義夫節籍丞宜族貴悉拒聘錢賞篌
不賞以弃贖見尋查漸退求其夫歸之古建
安人仁宗鄙御史錄既有風節以言事什劉太后吉出知
與化卒貧不能鑑彝實佐聘錢五十萬季女白其母日奈
何以是累吾先水雪自持禁襄弟高之妻程氏高爲太康
人悉拒不納主薄卒于官程方二十縣人亥
其貧以錢若干爲聘程泣曰吾家世衆吏不可以此賜冠
汚我夫邦去既歸鄉里以水靈自持足不姚戶外
寧化晏氏嫁脇之管氏夫死守幼子不嫁米紹定問逃
帔大舉晏依山爲告召田丁諭曰妝曹衣食我家可念主
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蒸家悉散與之田丁爽不
感奮晏自絕鼓令諸婢寫金賊退敗郭人翠家歸砦者甚
衆晏勛不給者以家橙拓砦爲伍互相接應賊弗能攻金
汤老幼以數萬計事關封恭人賜冠被襦其子承信郎

不負

莫氏名荃周渭妻劉鋹時避難北走不暇與荃訣二子俱幼荃尚少父母欲妹之荃泣誓曰必不負周蓋携二子囊食垂二十餘年後見渭渭于皆婚娶有成立矣時人嘆異之

李秀

刺史李毅女值五苓夷圍城殺病卒衆推秀領州事秀厲將士固守城中糧盡拔草炙鼠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卒破賊

慈善

南詔既强欲并吞五詔乃張晏召之鄧駁詔妻慈善者逆郤其謀勢不能止作鐵釧約詔臂求之行南詔果焚之作日五詔醉失火焚死各詔骸骨無從辨獨慈善與夫屍而去南詔聞其皆因追要之曰其非忽夫事洗者卒自盡南詔撫曰誤逼此貞節婦乃旌其城曰德源

夫人城

朱序母詳妣埋破郭類

陶荅子

詳天文霧類

烈

女代死

詳人倫奴婢類

下之

趙衰從晉文公奔狄狄以叔隗季鬼二女人文公以叔隗妾袞生盾及文公反晉復以其女趙姬妻袞生原同屏栝樓姬譖袞曰攜寵而忌舊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富貴而不顧監庖之安無禮棄此三者何以為人固請迎盾與叔隗來畢以盾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姬親下之

閩

房秀 王凝之妻謝道韞有才辯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于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遊于二家或問之尼曰王夫人神情朗徹有林下風氣顧家婦冰清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挽鹿車 鮑宣妻桓氏宣少從桓氏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資送甚盛宣不說妻曰既承君子唯命是聽乃衣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後宣官至司隸

救夫 蔡琰重嫁于董祀犯法當死琰詣曹操請之時賓客在座操曰蔡伯喈女在外爲諸君見之琰乃蓬首徒行而進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哀痛操遂出祀死罪

弔路 杞梁從莊公襲莒時戰死于莒莊公使人弔之于途妻曰令梁有罪君何辱命焉若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妾不得與郊弔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而去梁既葬妻遂赴淄水而死

患富 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于武陵龍陽州作宅種柑橘千樹臨死敕兒曰州里有木奴千樹亦當足衣食毋曰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富比封君家吾曰人患無德不患不富

自叙 郗妻趙阿周閑于婦道而其夫驕淫郗父謂阿曰汝宜以道匡夫阿退曰

我毋獎衛二姬之衛言而不用必罰我不奉欲令言勸修
若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妻业生如此亦何聊乃自殺
學許升少不理操行其妻呂氏嘗勸勤家業以奉養其姑
數勸升修學爭有不善輒流涕進規呂氏父積怨疾升
乃呼榮欲改嫁之呂氏日命之所遭義無離貳
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尋師遂學遂以成名　烈娟不再
醮渠緯為散騎常侍時西都陷沒緯為劉曜所害緯妻幸
氏有殊色曜將納之辛氏據地大哭曰妾聞男以義死
夂不再醮妾夫巳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
哉乞郎就死下事舅姑號哭不止曜日貞婦也任之乃自
縊曜葬　罵騃　許延為益州別篤被李驟所害驟欲納延妻
以學辟　杜氏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冢馬驟日欲肇與
賊鮮道尊當久潛我杜家劉耳瓏濟妻房氏幼有烈攝年
女書為賊妾也驟怒殺之　十六而濟遇病臨卒日死
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子幼抱怨于貴盤耳濟卒及饑房
乃謂左耳投之帽中仍日鬼聊有知相則泉壞其姑對氏
日何至子此房日新婦年少不幸早寡寇　裴倫為冒
盧父孝未量至情以此自誓耳聞者感嗟投井源令薛樂

之亂縣城陷倫遇害倫妻楊氏年四十二女及兒婦王氏皆有美色楊氏曰遺纏亂自念不能全汝我義不受辱將與汝等同死何如其女等皆泣曰惟母所命楊氏及女兒婦相攜投井

守符

楚昭王夫人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于漸臺時江水大至王遣使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不持符不敢行使返取符未至臺已壞夫人沉水而死

貞姬

白勝早死其妾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聘之為夫人姬辭曰白公無志將妾得後宮執箕箒今白公死妾願守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歷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願也吳王乃號曰貞姬

固守

鄒保英為刺史領兵討契丹賊圍城將陷夫人奚氏率家僮及城內女丁相助固守賊退封為誠節夫人

剔目

房玄齡微時病幾死謂妻盧氏曰吾病革汝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剔一目以示玄齡病愈禮之終身

意象寔然

韋雍任幽州幕府朱克說識雍發封妻蕭氏聞聲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氏吁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捲自死文帝太和中詔贈蘭陵縣君

節婦

金節婦安南賊帥妻

亮之母夫死以忠義誨子亮亮不聽遂絶之自田而食自紡而衣代宗大曆初下詔褒之乃賜以兩丁奉養號曰節婦

斷臂

王凝爲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家貧一女尚幼凝妻李氏攜于負骸歸過開封止于旅舍主人不許牽其臂而出之李氏泣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事聞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

廖節婦

紹興中盜起建昌過臨沆歐陽希文與妻廖氏共挾其母傅氏走山中爲賊所追廖氏以身蔽姑使希文濟負以逃賊執廖欲污之廖正色叱賊賊知不可屈抑乃陷其耳劈廖猶罵曰爾輩叛逆至此不久屠戮而絕而仆鄉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

不愛性命

寧宗開禧間李好義爲興州正將蜀將吳曦叛好義誓死報國乃夜發士麾衆受甲與昆季及子姓拜決于家廟囑妻馬氏曰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門戶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何如衆皆踴躍果誅曦御還

清風嶺

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王貞婦與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美欲納之

恐其自縊令俘四婦人監守之明年師還至青風嶺下貞婦乘守懶投崖死

二婦節孝

至元間霍耀卿卒姑令其妻尹氏更嫁尹氏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為也未幾顯卿繼殁其妻楊氏恐姑欲嫁即先白姑曰妾聞娣姒猶兄弟也今姒既留妾可偏去乎願與其事姑於是同處二十餘年以節孝聞

斷髮

李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而卒再娶馮氏如忠為山陰尹病篤謂馮氏曰吾呈矣其奈汝何馮氏引刀斷髮自誓靡他

嘗糞

至正十四年惠士玄病革妻王氏曰吾聞病者糞苦則愈乃嘗之漸甜王氏愈憂士玄囑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誓保護之待子稍長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設有不諱妾義當死士玄卒既葬王氏居墓側常以妾子晝夜右歲偉子亦死王氏經死墓樹

剖腸

至正十五年有溪人婦毛氏美色隨夫避亂麻豐山中為賊所得爭之曰從我多與金若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刃脅其身毛氏詈曰故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剖其腸而去

別母求死

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董種起妻朱氏有女名孀妥奴倉皇曰賊至矣來

渦母求一死也依而賊與諸婦至其家指朱氏母子曰為我看守日暮我當至也朱氏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妻馮氏亦自縊

代烹

至正二十年房山縣大飢平章劉哈剌不花兵之食執李仲義欲烹之妻劉氏聞之往涕泣伏地告曰所執者吾夫也乞憐放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妾願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哀之

奪刃自刺

楊渾妻張氏處州兵亂夫與弟先入山居舅因疾未行張氏侍奉藥既而賊至被執賊以刃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疊衣受刃賊不忍殺張氏恐被汙奪刃自殺

截鼻

濮周都妻納一歲而夫亡父拜欲嫁之遂拔刃而截鼻

雙節門

任士中妻俞氏年二十而寡生一女方二十歲生男纔五閱月姑先卒舅逵遊家貧無依親戚勸之再適俞氏曰吾忍令吾兒呼他人為父耶遂斷髮自誓以紡績為業教育子女長嫁俞拜明亦早寡所親亦勸之更嫁女曰我再嫁人夫家宗祀誰誰生之寧死不改節歸與母同守志遂表曰雙節之門

慟自經

傳驢兒妻岳氏年十八未有子驢兒病垂死囑之曰我死汝善事後人岳氏泣曰妾終不令君獨死

葳妾偷生含耻以事他人妾固不爲也及驢兒死憲屍號慟明旦自經死

二屍同處

嚴庸妻袁氏事舅姑至孝時庸爲儒學生一日歸省途中値水溺死袁氏年十八亟趨夫所處尋屍不見哭曰夫死無子我獨生何爲即投水死兩月餘水退漁人于沖際見二屍同處表爲貞烈

割股和羹

元韓太初爲知印洪武七年選和州其妻劉氏事姑寤氏甚謹怨姑在途遇疾劉氏刲臂瀝血和湯以進姑疾愈至瓜州復病亦如之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給食養姑尤譏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牀盛暑劉氏晝夜侍姑側驅蚊蠅姑體嘗生蛆劉氏嘗蛆盡不復生及姑病篤嘗劉氏旃與之訣劉氏號呼神明割股肉和羹以進姑後蘇逾月而卒劉氏欲還合葬于舅墓哀終不能歸有司以狀聞上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鈔二十錠送其姑喪歸與舅合葬旌表其門

老嫗

婁逞東陽女子推幼聰悟能解文藝乃變服爲丈夫遂入仕有聲後爲揚州從事事覺始作婦人服歎曰不意有如此才技仍作老嫗

截耳割鼻

夏侯氏名令女適曹文叔早死令女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爲信後家果欲嫁

之遂截其兩耳割其鼻以死自誓衆被面既血流滿床衆人勸之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不爲也

爲尼 謝小娥

一慟而絕 張儉之女

陷身全親 詹氏女

拾炭

題詩 條彡警

二女相繼殉節 劉氏二女曰貞曰孫已上五則俱詳人倫女類

全城 漢太傅章仔鈞夫人練氏有二校違軍法當斬夫人憐其才能遺金五十命逃之後爲將軍奉旨屠城二校思報其德見夫人與白旗一面曰立此可全一家夫人命應其旗日滿城人氏不過十餘萬全活方見以報德二校從命後十五子俱爲顯官

著女訓 王北妻韋氏事詳年齒類

不爲賊婦 尹虞長沙人永嘉初仕爲始興太守值杜弢之亂虞沒二女爲賊所獲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已賊害之

易服奔喪 婁大淵干滑人淳祐進士有文學工詩年十九聘劉氏已請期而大淵卒劉號慟願易服奔喪赴夫家伏柩哭盡哀乞夫兄淶之子以養爲之娶至于抱孫白首不易其志寶祐閒今日沈表曰烈女坊里人趙景緯作詩刻路傍

助子善積

崔寔字子真爲五原太守母劉氏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敎寔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助焉

破屋机杼

劉愚妻徐氏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爲富人妻不願也遂歸于愚居破屋中日事机杼愚上舍釋褐居弟一授江陵府敎授不樂仕致仕事詩器用覺類

誄夫

宋張愈妻蕭氏賢而有文愈卒蕭自爲誄

投甓

齋孝女名無忌贈衞山將

志切報國

廖匡濟爲湖廣決勝指揮使黔南有警廖戰死馬希範遣弔其母曰廖氏三百口受溫飽之賜舉族死未足爲報況一子乎願勿爲念希範賢之厚恤其家

避聘入蜀

陸通卽楚狂春秋時王使使聘丁江南通大笑不應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遂義也不如去之與偕變易姓名入蜀隱居峩眉山中

丹穴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衞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女築懷清臺

忠臣婦

趙昂發妻雍氏隨趙赴池州通判元兵渡江昂發置酒與親友飲訣謝妻令先出走妾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遂卽同縊死事聞贈趙官謚文節昭雍順義夫人

類書纂要卷之二十

武林次辰黄太史鑒定

無錫周　魯甫
同邑侯　杲仙

人事類

禮

周旋　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退亂替近君君爲主其先亡乎

天經地義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從天道　齊侯伐曹人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

承天 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人

言禮 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

制中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以為此中者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

規矩 禮之于正國也猶衡之于輕重也繩墨之于曲直也規矩之于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

體信 先王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

有櫱 禮之于人也猶酒之有櫱也加什箭之有筠也加松柏之有心也

諧民 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敎敬 十二敎之曰祀禮敎敬二曰陽禮敎敬三曰陰禮敎親

象五行 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舉有恩有理有節有權

防德 禮以防德

同節 大禮與天地同節

禮具 其禮拼者其禮具

飾情 禮以脩情

人紀 行為人紀張為國維

脩外 遺所以修外也

禮經 者設去偽盡之經也禮之本也

治躬 致禮

以治躬則莊敬承敬則威嚴由文由用也用禮之文也中出敬自中出禮由外作不虛道
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故得其人之爲貴

冠禮

突弁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君冠襄公九年晉會諸侯伐鄭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
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
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年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
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
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
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正禮齊顏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
也冠于廟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之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所以重禮也已冠而字
之成人之道也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成人者將責成人禮焉故曰冠者加禮之重

者也重冠故行之于廟行之于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謂冠于廟也

飾容

令月惟吉日盛服加元首人或飾其容鮮能離塵垢

冠阼

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緩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敬之可也嫡子冠于阼以著代也

太子冠

邢文偉為太子典膳丞時孝武罕見宮臣文偉郎咸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司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徵膳死之

晉冠諸王

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乎是制王十五而冠不復加使命

當冠有喪

曾子問曰當冠者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泣如冠者未至則廢不及期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于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娶妻小功卒哭可以冠子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以大功齊衰之親故也

沐猴而冠

楚人沐猴而冠

不冠不見

漢景帝不冠不見汲黯

彈冠

貢禹

事詩姓譜 七十不冠 華實事詩姓譜

婚禮

取女 大壯勿用取女
婚媾 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反歸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刲羊 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
百兩 之子于歸百兩迎之
燕爾 燕爾新婚
嬿婉 嬿婉之求
有行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結褵 親結其褵九十其儀謂女行嫁母爲之施衿結帨也
執巾櫛 晉太子圉爲質于秦將送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註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婢子婦人之卑稱
委禽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子晳使彊委禽焉
逆婦先祖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
曰歸 婦人謂嫁曰歸
遠恥 婚禮不稱主人遠恥也宋公使公孫來納幣稱宋公辭窮
女稱

在國稱女在途稱婦人國稱夫人**合好**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不息燭**禮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辭也謂親骨肉也**備埽灑**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于國君曰備酒漿于大夫曰備埽灑**不舉樂**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謂重世變也**許嫁**女子許嫁而纓註繫纓示有從人之端**納采**納雁以為采擇之禮也**問名**問女生之尋名氏也**納吉**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納幣以為婚姻之證也**請期**請婚姻之期日也**共牢合卺**牢牲也共牢謂同食一牲也一瓢分為兩瓢謂之卺合卺者謂婿與婦各執一片以飲酒也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飲**用雁**納采用雁謂敬順陰陽往來一失偶不再之義也**辭父母**惟女子之有行信其代之蘩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壅**霜降送女**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結向春夏而陰氣去故曰霜降而送迨水泮而止殺**授室**婦降自阼階授之室明婦為家主**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彰物也**女贄**

不通條栗棗脩以告虔也

陰禮 以陰禮教親則人不怨註陰禮男女之禮也婚姻以時則男女不怨曠一

多婚 荒政十曰多婚註荒年不備禮婚姻也詩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婚會男女之無室家者所以蕃育人

民著代 婚惟著代禮貴及時

三月奠菜 婦人三月乃奠菜以筐祭用權祀曰某氏來婦敢奠菜于皇舅姑婦拜扱地扱地猶男子稽首也

聚援 董叔娶于范氏曰將以求繫援也他日董祁愬于范獻子范獻子執而紡之于庭槐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而欲得之無所謂也

太早 王吉以夫婦為人倫之大綱夭壽之萌由世俗婚姻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故人多夭

省奉賑婚 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俗無嫁娶禮延令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三十皆匹聘貧無聘財令長吏已下省俸祿賑婚姻

悔婚 王褒與管彥各始生許為婚彥為西夷校尉棄女更許人彥弟馥自褒褒曰賢兄葬父于洛陽臨喪還歸潘用意如此何姻之有

服除乃婚 衡山公主既服除將下嫁于志寧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

人情所忍乎是公主待服除乃婚

以婚戚進 帝嘗引竇威入閤內讌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內史令事迥有不等耶威懼頓首謝日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有三后族夸我耶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請婚 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後絕之褚遂良曰信為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曰去食存信貴之也

通婚名族 李日知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名族時人譏之

引就清列 李懷遠與李林甫善常慕山東著姓為婚姻引就清列

嫁女娶婦 韋后嘗為其弟洵與蕭至忠殤女冥婚至忠又以女妻舅崔從禮子無詖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崔時語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婚嫁 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齊澣乘閒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為婚家小人寵極則姦生不豫圖且有後患

結婚 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朱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率師援孝忠滔解去孝忠因與李晟結婚

嫁故

人女嚴挺之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

囗華不通婚盧鈞擢嶺南節度使時口僚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有吏或撓之則相挺為亂鈞下令遠方不得通婚禁占田產閣部肅然無敢犯者

無與為婚柳宗元貶永州司馬移書言曰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

取世家子開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部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閨杜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召見禁中拜著作郎月中悉光祿少卿駙馬都射向真源長公主

與懷謹姻崔沔為監察御史時盧懷謹方執政宋宜遠與盧懷讀姻家特以弄法姚崇于姚奏留司東都通賓客君賄賂沔將按劾崇懷謹薦沔有史才以著作即去其權者俾之北

必有令匹東都仁和畢尚書裴寘子孫眾盛實為名閣天后將宰相竇元同涯尚書之先寘爵婿未成婚而魏唇釋織嶽家徒欽嶺表及北還女已論并其家議無以為衣食資瀕下髮為尼有尼自外至曰汝驅

豐厚必有令匹子孫將遐天下宜私歸家人遂不敢議及歸至荆門則裴齋裴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拾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

錦繡張待 初回紇以女妻奚王至大曆末奚亂殺王女逃歸道平盧藩鎮朱滔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爲婚女悅許焉遣使修婿禮于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垂齎

偕吉而婚 張孝忠子茂宗尙義章公主母亾遺言丙虎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爲左衞將軍許主下降蔣乂上疏以爲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尙主者有違大禮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乂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偕吉而婚不爲少對曰公主春秋尙少且待年不爲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 ○ 求婚

欲婚 王謙爲大將軍何進欲與爲婚

侯景求 侯景求婚王謝帝曰王謝門高當于朱張以下求之

汝南求聘 王汝南自求郝普女普門孤陋甚非其偶汝南求必聘焉 ○ 發婚

非耦 鄭公子忽有功于齊欲妻之忽辭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

畏盛 雋不疑爲京兆尹大將軍欲以女妻之不疑畏其盛大而固辭焉

辭家隗 家隗

欲以女妻張範範辭家不受我不與謝裒為尚書求諸葛恢小女恢曰我不能與裒兒婚薰猶不同陸玩為侍中司空于納尚書令王導初至江左請婚于玩玩日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不為亂倫始辭

劉表表欲以姪女妻亘請亘拒不受汝竟癡王述子坦之桓溫欲為子求婚坦之言及述怒曰汝竟癡耶

○成規與齊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醴婦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順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享婦以一獻之禮廟見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

寶帳青廬施帳謂之寶帳北方用青布幔為室謂之青廬結髮結髮為夫妻恩義兩不疑欣偕老居易云我亦貧苦士與君結新婚又偕老同欣欣畫眉張敞為婦畫眉上問之答曰夫婦之私有甚于畫眉者共貧賤尉遲敬德之妻雖陋能與共貧賤○入贅贅壻贅壻者猶人身體之有贅疣也

傚秦贅世情傚秦贅嫁不離家嫁女不離家生男已當戶遣子出贅家富子壯則出

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居以致夫隨人君之女不可居以致夫以身爲贅厚于兇攸身爲贅日
貧不能具聘禮不與凡子侯高將嫁女曰吾一女愛之必贅官人不以與凡子○擇婿良配召女
志行不凡故欲聯姻以擇良配老成段侯云程顥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
思永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知必貴馬亮使進南府呂夷簡爲布衣見馬云一聞知必貴以女妻之
天下第一杜祁公衍旣貴有女其夫人鍾愛以求佳婿衍以文章器業爲天下第一無如蘇舜欽乃以女
妻之惟有姚某陳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袁天綱擇婿天綱曰惟果毅姚某有貴子可嫁之
終必得力禁臠晉元帝欲爲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子婿但似劉眞長王子敬便足珣曰謝混不及眞長不
遜子敬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幃中觀王渾女琰有才欲求賢夫有兵家子甚俊
欲以妻之令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觀牕下選李林甫有六女于廳事橫一牕飾遇貴族子弟入謁使女于牕下自

遂可招王濬徐邈女才淑擇夫乃大會談認美瑕覘無擇
意者僚佐令女內觀女招王濬睨娶徐
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爲館職徐氏必欲得其人而婿
擇貌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京弃姿秀羨乃諭媒妁
俟馮出使揚鞭躍馬經過徐居日此祖學士也綠衣童本
徐竊窺喜甚成婚始語其非責以反月離婚貞
女淵澄幼隨母出遇綠衣童過貞以明並日月旬○貧
擇婿得張美男對岳重丘山遂許妻即前過責也婚荊
釵淑總貧家女叔實二十餘竹笥戴叔室有三女家貧舞
荊釵不直錢身上衣無珠有求婚者便許嫁但謝
裘竹笥布被家寒不宜王叔度弟阿智年長未娶孫與公
木屐以遣之女僻陋無嫁理會所智謂之日否
女不惡恐家寒不宜與唐門陳平事○幼六歲隨娶匠感
子婚敢請妻阿智從之人倫類婚盧遽
母省外祖母嚴氏嚴日此千七歲而娶謝倫年七歲王景
里駒也逐以其妹女娶之文與之言于朱說
帝帝召見應對合旨十二而婚柳偃年十二娶武帝引見
齊彥回以女妻之詔問讀何書對日尚書又

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興之詔尚帝女長成公主

生男即嫁 光武聞賈復婦有孕帝曰生女耶我子娶生男耶我女嫁

指腹爲婚 韋放與張率側室皆有孕遂指腹爲婚及放生女既長貴族請婚放不許率妻卒之子

○晚婚

生稊 枯楊生稊老夫得其美妾

無名君 邵康節作無名君傳日四十無室願妻者不拒

犢牧子 犢牧子五十康無妻見雉朝飛相隨感而作曲

慶新郎 處士陳昱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郎燕爾答曰僕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郎之下有此珍美

嫁衰老 孫明復飛白李文定願以弟之女妻之孫曰相女不以嫁公侯乃以嫁山谷衰老古無有之

不怨年紀 盧承子暮年爲校書郎晚娶崔氏崔有詩曰不怨檀郎年紀大云云自恨身生太晚不見檀郎年少時

可養血氣 富文忠嘗謂邵伯溫曰晚娶甚善可保養血氣專意學問年二十八登科後方娶

小孩兒 陳犍字景山晚年娶妻合卺之夕自成詩云彭祖尚年八百歲陳郎猶是小孩兒客皆絕倒

老劉郎 劉原父晚娶臥

陽公以詩戲之云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夢婦始生 崔元綜娶婦吉日已定忽夢見人云此家女非君婦君之婦今日始生

〇再婚

繼室 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

續弦 有獻膠于武帝者帝以續弦名鸞膠

繼娶 鄭豪先娶孫氏再娶曹氏為繼室

三娶 李敬元進吏部尚書三娶皆陳山舊族

〇疾婚

甘娶瞽 周恭叔議母黨之女既而自太學及第其女兩瞽甘娶之愛過常人

不辭疾 華陰呂君聘里中女既而登第女家曰吾女聘而後疾請辭呂曰君而不娶又何辭

娶廢女 孫泰姨老以二女為託曰長女眇一目汝可妻女弟姨卒泰娶其長曰人有廢疾非泰何適

子娶長妻 馬但長不滿七尺自恥短陋恐子孫肖乃為子娶長妻子三功長八尺三寸仕至尚書

〇婚妹

歸妹 帝乙歸妹元吉

嫁妹 王者嫁妹受福祿而大吉

嫁從妹 封德彝少年識略過人楊素異之故以從妹妻之

孫妹嫁劉 孫權之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以之妻劉備

弟先兄 馬融以女嫁袁隗問曰姊未適妹先行

乃弟先兄可乎答曰姊高行姝邈未遺良匹不似鄙薄苟焉而已

○世婚姬姜姬姜二姓常為婚秦晉秦國晉國常為婚劉范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葭莩董賢無葭莩之親瓜葛王導祖與有瓜葛

潘楊楊經字仲武潘岳作誄文云藉三葉世親之恩余之伉儷焉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朱陳徐州古豐縣有村日朱陳云云一村惟二姓世世為婚姻

○孀婦再醮李元盛後妻尹氏好學幼適扶風馬氏再為元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重嫁蔡邕女琰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為左賢王所獲曹操以金璧贖之乃重嫁董邦

○私婚獻身無媒不交以此防民上猶有自獻其身者奔妾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崔護謁水崔護謁水有女子以盂水至意甚厚明年女病且死崔入哭女復活歸之

○同姓娶吳曾昭公娶吳孟子四姬晉侯內實有四姬皆同姓崔盧非古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何以賜請註任薛出黃帝王劉出舜崔盧出帝嚳盧慶同宗盧蒲癸娶慶舍女同宗也人謂曰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

也以劉嫁劉劉須嫁女臨淮陳嶠嶠本劉氏子以王娶王
與須近親出養于姑改姓陳氏
陳萊王基爲子娶媳三男三女相配朔汝窩生員燕生
乃納司徒王沆之女妻一乳三男時長孫
陸鍾知光州嘗以公事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
部秀而形狀畧無少差其鬢一向左一向右一在頂中生
對曰其年皆十二矣以貌類難別故假此以識耳他日生
率三子來州謁鍾請云聞此地有一胎三女者與吾兒同
年欲求爲配鍾奇之遂○夫我何答劉思亭云人皆得令
召其人爲議而配之嫁室我命獨何答不遇
妻任德正值醜惡婦才心負看花張又嘗語人曰我擅
賢陋且險姿容倒嫫母美名須得美室及娶失
望乃作牡丹詩未何卿有幾許允娶何衛尉女極醜交禮
云一生辜負看花心畢允無復入內且問婦曰婦
有四德卿駔儈之才婦人李易安適張汝舟反目有啓
其有幾猥以桑榆之景配茲駔儈之才

喪禮

恩制 服從恩制

禮成 喪以禮成

親疏 禮定親疏服差輕重

考妣 父母死曰考妣

適寢 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士之妻皆死于寢焉

復稱名字 小臣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命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中來 哀從中來禮自外作

旁殺 衰從旁殺恩辨親疏

杖而後起 執親之喪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不陵節 喪事雖遽不陵節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謂太疾君子蓋猶猶爾在舒疾之中

視聽不衰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註隧道也常若親存

顏色稱情 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立文 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

居於倚廬 三年之喪如斬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見人夫悲哀在中故形變外也居於倚廬寢苫枕塊苴杖食粥所以爲至痛飾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不以死傷生

氣散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

則生散形存人喪猶火之滅他人病且死與夫火之且滅
則死無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

無緦麻喪
開元天寶間崔琳中外宗爲無緦麻喪

跣護柩
崔衍父倫居父喪跣足護柩行千里道路爲流涕

徒跣血流
劉審禮父丹比葬徒跣血流行路咨嘆審禮爲敵所持詔令其庶弟易從省之既至而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屍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無不流涕

士人賢其孝
張道源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人至孝里

鄰里爲泣
王助七歲喪母哀號隣豎爲泣

不即發問
韋挺拜御史大夫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爲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始發哀至假車乘顧棺櫬以榮送葬既葬隣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望一切禁斷

〇哭

失聲
文伯卒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

交手哭
親始死交手哭

發於聲音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註三曲一聲三曲也偯聲從容也

於廟寢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知哭於野

常聲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纔服

寢苫枕草 晏桓子卒晏嬰麤麻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君子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卿為大夫也此平仲之謙也

傳重 正體在上所以傳重也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重其當先祖之正體故父為長子三年

不敢降 父所不降母亦不降不敢以尊降祖禰之正也故母亦為長子三年

父在為母朞 至尊在不敢申其私尊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

嫡子父在不為妻杖 以父為喪主

為外祖父母無服 出妻子為母朞則為外祖父母無服父後者為出母無服者喪不祭故也

為繼母如母 繼母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註因親也

慈母如母 妾之無子者妾子無母父命妾曰汝

以爲子命子曰汝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寧無
死則喪之三年貴父之命也註大夫士之妾子也
衰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哀也不當物若下衰
謂精麤廣狹不中制度而惡其亂發於衣服經則哀
也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
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三升十四升十五升此哀
之發於衣服也註八十縷爲一升降服大
功七升正服大功八升義服大功九升
邊坐
齊衰不以
邊坐大功
不以公叔朱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游曰其
服勤
子皋爲衰
大功者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
夏曰魯人則爲之齊衰成人有兄死子皐爲之
衰郕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
縞帶素祇
張東之曰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
用古制
盛屐木歷言
是以祥則縞帶素祇禫則無所不佩
古者爻在爲
母葬徹靈而不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
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並下百官議是時言喪服者
各執所見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人
開父在爲母服或葬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葬而禫[illegible]

三年武齊服縗李勉早喪所生母爲晉國王夫人所鞠王
衰三年氏卒晟以非嫡敕諸子服緦勉請號慟不
怨晟乃父在爲母服齊衰則天皇后武氏建言十二○復
許服喪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
皐某復記復盡愛之道有禱祠之心焉耳而綏復諸侯大
示諸幽之義也升屋而號曰皋某復夫死于
道升車左轂以其綏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不以
狄人設階注階所以乘之以升屋狄人樂吏之賤者不復
袡男子稱名女子稱字婦人私館不復公館復私館不復
復不以袡袡嫁時上服私館不復謂主人
惡之也公所爲曰公館不以欽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歛欸
卿大夫之家曰私館本求生用生施死于養供
反邦喪復之以矢蕭自步陞始帝脩
非陞始也死傷者多無衣以招魂納衣復寢宮葬定
陵有司議以卬思皇后祔葬后爲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
將以招魂合諸梓宮彭景直曰招魂古無傳禱如櫺由裁
承冠故事納后禕衣復寢官告以杖庶子不以
太半納之方可奉帝梓宮詔曰可○不稽顙杖即位父

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
即位男不主妻之喪子得仲也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
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為長子杖則其子
不以杖即位也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不升於堂
古者
尊卑
皆杖叔孫武叔朝見倫人以杖關轂而輠輪者于是使有
爵者杖士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于尸則
主杖大夫于君所輟杖于大夫所則杖大夫喪三日既殯
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
人皆杖大夫哭辭則杖哭柩則輯杖童子宮室則免而扶
身病體羸以杖扶病父在不杖堂上不杖女子子在室為
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謂父母也杖而後起為
母削杖桐也杖不終入于廟門棄杖者斷而棄之于隱者
疾杖不人于室
禫杖不升于堂
不能病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者各齊心
皆下本杖者何爵無爵而杖者何
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
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註擔亦豈也
延杖之
制
聖人之于詹道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
後釋彼伯杖姑姊烏有延杖之制三年以喪半
妻喪

棄賁杖期情理俱殺者遠嫌屍尊乾道也**縗絰杖哭**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張彥澤劫掠命高勳監鏁殺之時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縗絰杖哭隨至訴罵以杖扑之**杖而後起**徐酺肅獨孤及墓誌丁父憂勺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諭以不可據性之義由是微進饘粥杖而後起**過杖頭**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仍甚長謂之過杖頭據禮父在適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據禮彼以父服我以母服報之杖圍削杖也○

殯殮**牖下**小殮于牖下大殮于戶內殯于客位所以即遠也**畢塗屋**君殯用輴攢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謂攢聚也屋殯上覆如屋者暨及也**附於身**虞殯大夫三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斂以衾服附于身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附于身謂衣衾棺槨**不書日**晉卿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書日不書卒日所以紀恩厚薄**公在位**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位阼階西鄉公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斂有其室**為葬備**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

重器備帷殯非古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從而不
及既殯望望如有從而不及加魚腊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熬者煎穀也將
塗設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不至棺也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大夫加粱君加稻也殮以常服盧承慶臨
終誡其子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吾死殮以常服單衣蕭瑀卒遺命殮以單衣遣使賜內服
張行成卒以殮三遣使賜內衣服殯所顏真卿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李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曾死
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經給殯殮盧鈞擢嶺
南節度使貞元後流放衣冠有疾若喪則經給醫藥殯殮瘞路左羅道琮于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南有同
斥者死荊襄閒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銘以旌
識銘明旌也神明之旌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旌識之各以其物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亾則用

繼長半幅赬末長終幅贅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之柩

銘旌低昂見銘旌低昂侑遲疑于旌別袖

丹旐翩然水浮陸走丹旐翩然

絳廣充幅主人復位乃爲明旌以絳廣充幅一品至于三品長九尺新扛銘曰某官封之柩置于西階上四品至于五品長八尺六品至于九品長六尺

大殮訖所司設大常畫

月月十有二斿扛九仞斿委地大殮之後分置殿庭之兩階父設銘旌以絳廣充幅長二丈九尺題之立于殿下其三品以上長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已下長七尺皆書某官封姓

〇主喪

里尹主人姑姊嫁其夫黨無兄弟使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則里尹主人閭胥里宰之爲

必使異姓男主必使同姓女主必使異姓謂無後者異姓同宗之婦婦人外成之義

主舅主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虞卒哭祭祭婦非舅事也祔于祖廟尊者宜之

父在爲主無女主則舅主拜女賓于寢門內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喪抱之代之拜喪有無後無女主凡喪父在父爲主與賓

客爲禮宜傚尊者也 各主喪 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謂各爲其妻子主喪 親同長者主之 若昆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親者主之以義爲主之 身爲治喪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遂推殯于金陵數年來丏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遠覊旅無主以遷窆之式昭明傍此則白存交重義 ○奔喪不夜行 奔喪日行百里不以夜行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奔父母之喪也 拜賓成踊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境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至家奠絰于序東絰帶反位拜賓成踊 反位哭踊 矣乃經者發喪已踰月節于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不散帶者不見尸柩也凡拜賓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 拜送賓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拜賓送賓 哭成踊 奔喪者齊衰已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免麻于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而升哭者非父母之喪就于主人也 哭位無變 丈夫婦人侍之皆如朝夕哭位無變嫌若賓客 主人拾踊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

齊衰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髽
于東序不髽于房變于室也去纚大紒曰髽拚東也
括髮
成踊
奔喪不及殯先之墓即位于墓左成踊盡哀括髮絰
敘帶哭踊遂冠歸就次于又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
成服于五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不袒者哀已久敘庶
服之朝爲西哭諸既期乃至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于壺
哭
也
袒絰遂除
爲母所以異于父者一括髮其餘免以終事
他如奔父之禮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括髮
袒成踊襲絰敘帶即位于又哭三哭括髮袒成踊若除喪
而後歸則先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遂除于家不哭東
即主人位除
請除喪而歸
即位而哭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
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免袒成踊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免袒成踊拜
賓則尚左手尚左手吉拜也凡爲位者不奠
間道奔喪
孝
年
女名如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從它州聞
父亾欲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
○弔郊
弔
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人弔之辭曰
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壹宮受弔
哀公
使人

弔黃尚諸道避于路晝宮而哭弔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乃加禮者也周人弔魯人不

弔周人魯人皆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吾臣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不

越疆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全哀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以全哀也執引弔于葬者必執

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弔傷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謂與之相知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

傷而不弔不能賻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也喪事不特弔卑者不特弔尊者謂頻也必俟

朝夕哭時也髽而弔魯婦人之喪而弔自敗于臺鮐始也執事不於禮三年之喪雖功衰不

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功衰既練服也既喪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于鄉人哭而

退大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麻執事不于禮饋奠儀也五退相趨也出宮而退聞相趨姓名而會于喪

事也相揖也哀次而退皆會于他者相問也既封而退嘗恩惠遺相見也反哭而退皆相執相見朋友虞祔而退貴

五者思厚薄遲速之節

弔於壙

殷人弔于壙周人弔于家示民不借也

不羣立

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之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齊衰而往哭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其于朋友哀痛甚哭之非若凡弔

襲裘帶經

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曰非之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夫夫是也

不知名

龔勝死有父老弔之甚哀曰膏以明自煎龔生竟夭天年人莫知其名也

生芻

郭林宗親喪會者甚多徐孺子不言姓名來弔之置生芻一束于前而去人告林宗林宗曰必徐孺子也其意蓋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然吾無德何以當之

無雜弔之賓

晉太保王祥薨奔喪者非朝賢則親戚門無雜弔之賓也

主人不哭

阮籍母終裴楷往弔之籍醉登牀直視楷行弔禮畢去或問主人不哭何以行禮楷曰阮方外士我俗中士宜以執儀自居時議以為兩得其道也

不弔主人

顧榮好琴及卒家人置琴于靈牀吳郡張翰往

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歎曰顧彥
先復能賞此不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乞不臨喪
高士廉
卒帝欲
臨弔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知
成之重君臣之分斷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
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臨喪
帝猶不許無忌至流涕乃變
設席行弔
蒲州解人衛大經
素善魏夏侯竟盧
闕其母卒盛暑往弔吏止之曰方暑涉遠不如致書
答曰書能盡意耶比行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
賓客
未嘗至樞室
齊衛母以受弔盧前賓客未嘗至樞室語人
日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謁豈以存亾變禮
耶
中使弔祭
張曲江卒玄宗追嘆曰自公殁後
不聞讜言命中使至韶州弔祭
哭門內
薦
領
士遷為集賢
嘗至故人舍
被理李林甫欲見時穎士方父喪不齒林甫
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將已
前弔乃去怒
其不下已
詔百官如第弔
楊綰薨帝驚悼詔贈司徒進
使者冊授欲及其未參也擧
百官如第行
弔選使會弔
○
專
賵
歸之正
武子來求賻歸死者曰賵歸生
者曰賻歸之正也求之非正

具祭器子柳之毋死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註布帛布也家于喪謂因死者以為利班分賜之也賻補謂賻贈死者以補助其不足脫驂而賻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哀而涕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于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于舊館無乃已重乎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言人盡哀是以恩厚待我我為之哀是以思有施惠不委於地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隨奉玄纁束帛立于使者之西南東面凡賻通以貨賄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請使者前西面曰敢請事使之從者以從進請使者前西向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其封者其君無官封者卿稱某子使其賻相者入告出曰孤其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于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止哭使者少進東面曰其封若某官使其賻主人哭再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相者引使者出主人拜送若使者致物不以器

掌事者訏受之不委于地其厚贈恤之李勣孝府日勣恭上忠孝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謹不立
產業今以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贈恤之遺一不取陸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賻遺一不取惟韋皐以
布衣交先以賻故葬所致賵稱詔受之○服屬從徒從杞孝公李晉悼夫人貴之姊妹也服術有六有
屬從已爲母黨有徒從妻爲夫黨臣爲君黨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爲
母三年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祖父卒而後爲母三年祖在爲祖母如父在同爲母以麻終
月久而不葬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扈扈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汝無扈扈爾無從
從爾從從太高扈扈太廣舅姑大功夫爲人子者其妻爲舅姑大功衆子服朞王賁答杜君書
云衆子服朞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蔣先儒以爲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爲喪服之側旁尊者雜明及
以爲重于子妻之服失之差此則袁準之義也禮行服如所親李大亮殁後有孤姪爲大亮行服

姊所親者為所與引服緦麻崔融死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為融所與引為服緦麻尊祖重嫡盧履冰曰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哀毀如大喪畢構始喪繼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及辛妹爲制服弟栩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畢幾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士林美之裴佶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厚善既歿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如喪其親初齊王衞女嫠居李綱學也之及綱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

〇除服垂涕洟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曰亡于禮者也除喪先重者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不忍除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不除也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子曰患其過於例也㳙除之焉二十五月王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讓議諸儒張柬之駁其說曰二年〻喪二十五寗月由古則然去官服除吳兢母喪去官服除自陳脩史有系家貧不能具紙筆墨得以

孫以終餘功拜諫大夫復爲史焉

〇以恩稱情立文　繇欲定服制義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稱情立文其義安在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

〇追行喪服

追父服　袁詔生而父卒遺母喪服竟又追父服凡在廬塚六年禮畢歸洛陽

悲感路人　李燮父固爲梁冀所誅燮匿于人家得免十餘年梁冀誅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與姊相見悲感路人

重喪制　東海孝王臻及王儉並有篤行母亡皆吐血毀瘠至服練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重喪制也

發哀服喪　梁袁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蕭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官變姓名亡之鎮州及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

〇制服過

相駁　宜爲丞相弟修爲臨淄令後母卒修去官持服宣詔修三年喪人少能行之兄弟相駁不可修竟行服兄弟由是不和

不敢踰　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二十六日除服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度

自妻服　時顏審由

陽太守王蔾妻卒與諸子並杖行時人議其過

形容癯毀

絡從淳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猶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議〇起復

弁經帶

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此權禮也弁經帶輕服權以即事也

不入庫門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時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以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也

不從政

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之喪三月不從政之

不奪人喪

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與初有司與子曰君子不奪人喪亦不可奪喪也昔者魯伯禽有爲爲之也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列者無不知也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

子墨衰經

既卒哭而服王事晉侯秦遂發命子墨衰經晉文未葬襄公以凶服從戎故墨衰經稱子晉于是乎始墨遂常爲俗

恩掩義

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所宜移孝入忠不可以恩掩義

金革之虞

公勤奉上宜從金革之虞哀戚在中何必苴麻之餙致

事夏后氏既葬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謂還職事于君禮也

攝事張華爲度支尚書母憂哀過禮中詔偏令攝事贊成代吳之計也

怨辭官解弘遭父喪有軍事當行辭疾病帝怒曰汝非曾閔收廷尉高柔爲之力請帝乃原之

强起于志寧爲太子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之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强起爲我幸輔道之志寧乃就職

固請終制宗室涵方母喪奪哀持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蔬飯水飲席地以臥使還固請終制代宗見其癯毀許之

言其敝唐初天下既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崔善爲建言其獘武德一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權迫不能免如房玄齡褚遂良者衆矣

士以奪服爲榮張說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既期詔起爲黃門侍郎固請終制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爲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

奪服拜黃門侍郎杜暹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日國服其淸冷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

禮固辭見聽李朝隱授峽州刺史母喪解召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因辭見聽乞終喪聽

元城人解琬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顧琬習邊事泣血

追令西撫羌口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

柩側韓渥言宰相崔昭緯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

心今中書事一但可辦陛下誠惜昭緯才俟變縗而

召可也何必使出喪慮痛室人泣血柩側致入居堊室

虜則變務勸除則終哀此非人情可處也

正罷言規人素德弘正以田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

穆宗遣召布解縗拜規節度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

乃出從樂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未至魏起復之制

三十里跣行被髮號泣而入居堊室去節旄

鄭餘慶采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

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之制嘆曰儒者所以隆孝

悌而敦風俗且無金

革之事起復可乎

非禮

不封不樹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如慕如疑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彼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我未之能行也言喪以哀為主

反葬太公封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禮不忘其本狐死正丘首仁也

即遠葬于墓所以即遠也

請具子柳之母死子碩請葬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葬子柳曰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不可也

日月有期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期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也

從死葬從死者謂葬禮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

不食之地成子高曰生無益于人吾何以死害于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云云

同軌畢至三月而殯三月而葬天子七月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葬妻犯禾季子皐葬妻犯人之禾申祥請更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

邑長買道而葬從雜徭也

葬鰥寡 黃霸次公爲潁州睬寡孤獨有死無葬者霸爲區處曰某所大木可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

墓近先賢 田豫戒子曰葬我必于西門豹邊妻子曰豹古之神人安可葬其邊家曰豹發行與我逵等彼死有靈當與我善也

遺令不歸葬 崔瑗子玉臨終命子曰人終歸精于天還骨于地不可不藏形勿歸鄉里于寶奉遺令葬于洛陽

葬書生 王忳路行遇書生病下車省之生云我腰下有金請取之當以葬我未及問姓名而絕忳賣金葬之餘金亦埋之棺下

葬骸骨 背哀爲骨聲校尉曾含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吏曰建武已來絕無後者衷買瓶設祭以禮送葬之

哭聲 陳寵爲廣漢守先洛陽城南䆒陰甬常有哭聲寵使行多骸骨不葬者敕縣盡收葬哭聲自絕

坎瘞枯骨 于頔爲胡州刺史地痺薄葬者不掩柩頗爲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

葬以玉魚 高宗嘗天明臺舜夜見數什隋行殿左右乃使術者詣門奴問其故曰我黃楚王戊之太子門奴詰問曰楚王與七國謀反夷宗覆族安有遺嗣曰

王起兵留吾在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宮中既葬北
天子憐我瘠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史臣遺畧不書
令在宮中頗見拘限乞改葬我高祖處無奪我

依漢長陵故事

玉魚及發其處果然乃敕以禮葬玉魚隨之
高祖覩詔依漢長陵故事虞世南曰昔孝文居霸陵
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
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
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孝文寤遂以薄葬至
武帝之葬霍光暗于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人長安破
茂陵取物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骨
並盡豈不重可痛哉書奏未報

葬近城

獨孤皇后崩代宗悼痛詔葬近城
為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曰人
臣宅于家帝王宅于國長安乃宅祖
宗所豈可興鑿建陵其側乎帝嘉納

改葬

太真妃已死肅
宗令改葬雖高
力士知其所瘞在馬嵬西北十數步當時乘輿匆遽無暇
修周身之具但以紫褥裹之及改葬時皆已朽壞惟
胸前紫香囊存焉囊中有少麝香力士持進上皇泣而佩
之後有詩云官中親吟高駢潛令改葬楊貴妃花膚[illegible]

態不復見空有香囊如蜃蔽

葬陳州

陸思澤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乞留葬

隱帝時劉審交為汝州防禦使有能名及卒州人聚哭擁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祭祀詔特贈大尉起祠立碑

神安而後嗣昌

武后崩將合葬乾陵嚴善思進言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神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

因山為壠

太宗皇后長孫氏疾崩與帝訣曰妾生無益于時死不可以厚葬願因山為壠無起墳基無用棺槨器以瓦木約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

篆文佳

沉彬將八十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未殂前嘗指城之謂家人曰吾死可葬于是既葬穴其處乃古塚開觀其間儼然凡祭朽腐之物復見一石燈臺上有漆一盞燈頭獲一銅牌上有鐫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爇留待沈彬來由是葬之

欲墮不墮逐王果

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為雅州刺史于江

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室半出乃緣崖而觀之銘路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後遷收我果歎曰吾今墮

此今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瘞而去○厚葬石槨桓司馬為石槨三年不成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

速朽之愈也榆沉設撥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問于有若有若曰其可也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

龍輴而幬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沉故設撥三臣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而君何學焉○薄葬羸葬楊王

孫學黃老術及病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其子不忍又重廢父命乃見父友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子欲羸見先

人于地下乎王孫報云云遂羸葬不用棺槨盧植臨卒敕其子儉葬于土穴不用棺槨自貶指僅

帥死日不能誅患身死雜木為棺刑尉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阻遠不歸蜀人張霸為會稽守病卒

臨卒敕子曰延陵葬云云今蜀道阻不可歸塋可止葬務遵速朽遂葬河南因家焉○合葬許其大者季

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禮

其大不許其離合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
何居命之哭善夫祔合葬也離謂椁中間之合覩
椁中無間善爭訟沛國劉仲武娶毋丘氏生子正舒正
夫善其會也後出妻更娶王氏生子陶後毋丘氏王
氏皆卒正舒求祔葬陶邴原有女早亾太祖愛子倉
不許陶訟至死不得葬殤舒亦沒太祖求合葬原辭曰
非禮明公所以待原以其能守
訓典也太祖乃取甄氏合葬

棺槨

須材佀柎命士須材成王崩楄柎宋公將死曰唯屬櫬所
時也須材以終為棺槨以藉幹者楄楷棺中苓
秫幹鍔置諸堂阜飾棺蓋諸堂阜諸侯龍輴象荒火三不
髏也列蔽大夫盡荒火註畫雲氣覆之
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之棺
欲速朽不欲速朽也夫子為中都宰立此棺槨之制
諸侯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棺八寸屬六
在表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庶人四寸大棺

尤在裏者屬椑小棺也大夫 棺飾諸侯裏棺用朱繰雜金
無椑士無屬以等尊卑也 棺飾錯大夫裏棺用玄綠件
骨鑽士不綠諸侯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 諸葬不得
漆三衽二束士蓋不漆二衽二束織于男反 王喬為
以石為棺椰 其棺椰不得雕鏤彩畫戶牖櫬槅謝內不得有金寶珠玉 下 王棺 葉縣令
後天忽墮下玉棺于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
召我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
夕縣中牛 仙棺 元和初建湯縣界山中墜仙人
皆當流汗也 棺棺中屍長六尺青瑩如玉

祭禮

殷薦先王以作樂崇德殷 王假有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殷薦薦上帝以配祖考 言王者可以至于宗
廟之肆類肆類于 禋 皆祭名禋于六 徧 謂徧祭于
中也 上帝 望 宗祭于山川 羣神 羣神也
駿奔走 駿速也駿奔走執豆籩以奉祭祀也 殷禮 殷盛也王肇稱殷禮謂衆盛祭也 元祀 大祭

也功臣皆祭而嚴尊馴者必首奠而先祭之日元祀　明禋　猶潔祭品明禋以祀上帝　采藻　于以采藻于彼

行濟註謂采之以奉祭祀　采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註謂南國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

孚侑　以孚以侑　苾芬　苾芬孝祀　禋祀　克禋克祀　祈年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楅衡　秋而載嘗

夏而楅衡言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所以風戒也　清廟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

率之以祀文王焉　維清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此亦祭文王之詩　烈文　烈文辟公錫爾多福此祭于宗

廟而獻助祭諸侯之詩　將享　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時邁　時邁其邦昊天

其子之此巡狩而朝會祭告之詩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于之後來助祭之詩　一　載見　載見辟王

曰求厥章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　絲衣　絲衣其紑載弁絿絿此亦祭而飲酒之詩　血食　即享祀也社稷

實不血食　大羹不致　大羹肉汁也不致者不和五味也粢食粢盛之黍稷也不鑿不精也大羹不致粢食

不蠲邪其儉也

執膰 祀有執膰謂宗廟之祀有執膰之禮

大雩 夏祭所以祈甘雨也

春秋窀穸 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春秋謂祭祀

一元 一元大武剛鬣腯肥柔毛翰音羹獻疏趾明視尹祭商祭脡祭清滌清酌薌合薌萁明粢嘉蔬豐本鹹鹺嘉玉量幣註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

薦新 有薦新如朔奠謂得時新之物則薦之

薦時物 春薦非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此庶人之祭也

釋奠 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毋食酬酢等事釋奠于其先聖先師

七獻 獻酬酳以祭也祭羣仙小祀一獻祭社稷五祀三獻祭山川五獻祭先公之廟七獻

大饗 祫祭也

大旅 祭五帝也大享之禮不足以大旅

坎壇 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祭日于壇祭月于坎

七祀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

五祀 諸侯為國立五

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三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二祀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

一祀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祭于大蒸 蒸冬祭也凡有功者書于太常祭于大蒸

禜 禬者肆而禜之也禜者斜而禜之也以攘禜祭四方百物也

六祈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謂致其所而祭也三曰禬所以禳四曰禜所以禳水旱也五曰攻所以責陰也六曰說謂自責以爲民解說

九祭 謂祭食之法也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行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燎祭九曰共祭

燔柴 祭天 瘞薶 祭地 經祠也 祈祭 解祠 祠謂祭以解罪求福也

焫蕭 膋腸間脂也蕭香草也

蒸嘗 子孫奉嘗謂奉蒸嘗之祭

三犧五牲

祭天地宗廟之禮也 宗祈 宗所祈也

燎薰 庶牲肉薰祭也燎薰望天天以縮鬯

縮鬯 鬯神地以

昭事 事祭祀之也 蒸禋 祭祀 嚴禋 孝享嚴禋 爲牲祈帝祀 望根 莫神祭

也

貴誠鬼神饗德祭祀貴誠

明祀禮崇明祀神享至誠

盡物盡志外則盡物備也內則盡志敎也

降福禎抑抑之儀降禳禳之福

禮容苟祭與之有弗在禮容而奚取

非禮不誠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報本崇德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禋于天壇所以示人報本也祠于聖賢所以勸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致人追孝也三者行于天下則萬八順百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祀也

附之敎聖人之于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敎焉祭于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致敬祭于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敎愛祭于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何以勸善

祭事不虔崔黯爲監察御史奏郊廟祭事不虔文宗語宰相曰宗廟之禮朕當親之但千乘萬騎國用不給故使有司代祠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旦今聞主者不虔祭器敝惡豈朕事神蠲潔意耶公宜敎有司道朕斯意

去孝弟兩字泰和二年崔龜從改太常博士龜從長于禮學精歷代沿革問無不通時饗宗廟于敬宗室祝版稱皇帝孝弟龜從議曰臣審詳孝字義考禮文蓋

本生于子孫理難施于兄弟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

立親廟六

唐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法駕迎神于太廟始享四室高祖崩增修太廟岑文本議曰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夫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矣豈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于人臣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

郊天

后帝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註皇皇大也后君也帝天帝也

定天位　先王祭帝于郊禘所以定天位也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郊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

湯周人禘嚳而郊祖文王而宗武王稷饗德天神饗德郊血郊血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郊天勿用

氣降天神六變之樂以降天神祀天神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禋祀大宗伯之

噭日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註禋之言烟也烟者同人尚臭禋氣之臭聞昊天上帝冬日至祀于圜丘天皇大帝也

報天報天之禮歸地之敬類宮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供皇天凡在天下九州之人

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克敬天親克敬神享至誠上玄有事于天祈福于上玄報所受

張九齡為左拾遺時玄宗郎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

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蘇瓌折欽明議亞獻景龍二年天子將南

郊國子監祭酒祝欽明與司業郭山惲陰迎韋后意謬立議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日祭宗廟日享而禮亦日祀大

祔祭大祇享大鬼王有故不預則后攝以待祭祀鄭玄稱闕狄后助王祭群小祀服小祀尚助況天地乎是時左僕

射韋巨源助后擒制帝奪政事帝果用欽明之議以皇后爲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蘇瓌以爲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從

王者必郊祀

趙巖言古之王者必郊祀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爲不可曰今府庫虛竭若行郊禮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乃還遂不果南郊

元宗既定開元禮

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二月辛卯親享玄元皇帝廟甲午親享太廟丙申有事于南郊其後遂以爲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也

郊祀並依周禮

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各九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于南郊以元帝配武德正觀之制大享之外每歲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並依周禮其配食及星辰從祀亦然正觀中奉

高祖配圜丘元皇帝配感帝餘依武德制

分祭 王肅等皆以郊即圜丘圜丘並館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祭典其義甚明今從鄭氏說分為兩祭圜丘之外別有南郊進棄正經深未允并〇地祇

方丘 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

北郊 孟冬祀神州地祇于北郊

祭北郊 蕭于嵩高宗府為奉崇博士初帝已封禪復部以正月祭北郊于是子儒與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欄無二箸其白北郊月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成和中議北示以正月武德以來用十月請循武德故事明年部圜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

唐制 夏之日至祭皇地祇于宮城之北郊十四里為方丘壇因隋制以景帝配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及配帝牲用黃犢二神州用黝犢一岳鎮以下加羊豕各五孟冬祭神州于北郊景帝配犢用黝犢二貞觀中奉高祖配地祇永徽中廢神州之祀乾封初詔依舊祀于渭水北

祀后土於睢上 玄宗自東都將還西京幸并州至開元十一年親祠后土為蒼生祈穀自是神明昭佑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

親祠雖上前後數四請權耆事至后土行報賽之禮從之至于一月祀后土于睢上睿宗皇帝配神作主禮畢令有司刊石于祠所

○祀五帝

重繹重按 太宰職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掌次祀五帝則大次小次重帟重按五祀奉朱牲羞肆註肆謂解骨體也

青帝 立春祀青帝以太皞氏配歲星三辰在壇之下東北七宿在西北句芒在東南

赤帝 立夏祀赤帝以神農氏配熒惑三辰七宿祝融之位如青帝

黃帝 土王日祀黃帝以軒轅氏配鎮星后土之位如赤帝

白帝 立秋祀白帝以少昊氏配太白三辰七宿蓐收之位如赤帝

黑帝 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皇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

渭陽五帝 長安東北有神氣若人冠冕東北神明之舍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遂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同宇謂上同下異所謂變窮重笙也文帝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五帝廟論渭其北穿備志云

五行之精九穀之宗 王仲丘歷左補闕時與章差時仲丘欲合貞觀顯慶二禮

郎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者是天矣鄭元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五牛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詔可

封禪

升封 王者受命而興必升封泰山報告之義

加厚增高 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厚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也天示獨高也故曰泰高者以事東岳帝王禪代之處也

封金 封禪金泥銀繩封之以金印告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

建號 業隆于禮儀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彼卒未有殊尤絕迹可存于今者也然猶羼梁父登泰山建昭號施尊名

日觀 泰山東南山名日日觀北有石室壇南有盤中有王龜

受符 天子所以昭察以從斗樞禁令天下經體守文宿思以合神保長文

天子受符以發德號海內歸心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
辛日立號若今之言者止宜禮中岳封泰山禪
梁父發德號明至檢玉袁淑為吏部郎太祖元嘉二十六
尊厚福慶篤黎民年大舉北封許袁淑侍座從容言
日盛王令典廢壞永久今當鳴鑾中岳席卷趙魏檢玉岱
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使聲齊上
古帝日盛德之採衆封泰山禪梁父說岱宗上有金匱玉
事何足以當之衆如人年壽脩短武后採得十八因
側讀曰八十其後石室係時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
壽祟如衆者長室所禪事為大瑞乃遣兼司空董
朝周處等封禪國山明
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祀山川

岱宗柴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燎告至祀新邑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周始餙祀于新邑咸次
秩祀之不在禮文者亦祀之不郊猶三望非禮三望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祀

之魯廢郊天而脩小禮故曰非禮 **並走羣望** 晉人曰並走羣望不愛牲玉註國中望祀並走祭之

臺駘 晉侯疾卜曰臺駘為祟子產曰臺駘汾神也汾水名抑此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禜之山川之神若臺駘者若君身則出入飲食之事也山川之神又何為焉

祀祭不越望 楚昭王疾卜曰河為祟王不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望境內山川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也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望祀之數

釋泰山祀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鄭當助王祭泰山今釋之而為魯祀周公求許田也

祀嶽鎮 正月命祀嶽鎮瀆焉 **祀山川** 孟夏祈祀山川以祈雨 **祀四海** 仲冬祈祀四瀆

大川名源井泉順其盛德之時而祭 **名山大川** 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牲器之數

君削以地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 **血祭** 祭社稷五祀以沉薶祭山林川澤順其性以合藏也

一禱三祠 五嶽四瀆皆祀有常禮祀皆使者持節以祠焉唯泰山與河歲五祀江水

四餘皆一禱而三祠

祭牲幣

自殽以來名山五大州二山曰大室山恒山太山會稽山湘山水曰濟曰淮春酒脯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冬塞禱祀其牲用牛犢各二牢具圭幣各異也

幸東都

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褚無量言昔帝舜之狩秩山川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並詔致祭

祀衡山

大曆八年遣歸崇敬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亂廣州監察御史憚之請墜祭而還崇敬正色曰君命豈有畏邪遂往

遣女巫禱

帝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川正與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

大齊王

開元十二年封泰山神為天齊王天寶五載封中岳神為中天王南岳神為司天王北岳神為安天王六載河瀆封為靈源公濟瀆封為清源公江瀆封為廣源公淮瀆封為長源公會稽山為永興公岳山為成德公霍山為惠聖公醫巫閭山為廣寧公八載又封太白山為神應公其九州鎮山除入諸岱外並宜封公十載正月以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忠澤王分命鄉監詣岳瀆及名山一時備兼冊祭其祭儀具開元禮

嘉名勒

石自古封山止中國山獨明封日本山爲壽安鎮國山洋泥山曰長寧鎮國山餘析枝國滿剌加國山曰鎮國山各立御碑凡北討及廻鑾所至如臺顯翠秀璽山神應等二十二泉立馬等五峰諸峯谷坡甸岡巒川圓濱戍之類皆錫以嘉名勒石垂永

功臣配享

與享 爾祖其從與享 祀董安于 趙簡子祀董安于廟智伯彊請趙簡子殺安于安于曰我死晉寧趙氏定矣乃縊而死故趙氏祀之 祭於大蒸 有功者書于太常祭于大蒸司勳詔之詔告神之辭死則蒸先王 祭 佐命之道 生弘佐命之道死配鬼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勳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卨代天之工爲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向不遇反正撥亂之生會何以精其勳力韜鈐藝其刀筆與脣舌使傑則與食則丘若斯之盛而已也 配享武成廟 上元中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武成廟倣孔子問播奏太公右

賢令其下名稱亞孔子十哲皆當時弟子今所配年世不同請罷之詔可配享太宗廟庭屈突通房玄齡高宗李勣馬周睿宗劉幽求蘇瓌元宗張說代宗郭子儀肅宗苗晉卿張晃德宗李晟憲宗裴度功臣並得配享貞觀十六年有司言禮功臣配享于廟庭禘享則不配依今禘祫之日功臣並得配享太常卿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禴祠蒸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者不應配享

齋戒

明德聖人于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季女誰其尸之有齋季女致其精明也君子之齋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齋之定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致也然後可以交神明也不敢散志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齋戒之別有三

凡齋戒之節有六二日齋戒其別有三日散齋日致齋日清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齋大同殿

時帝齋大同殿高力士侍側帝謂之已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李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

還舍不奉祭

盧邁奏尚書左丞將作監元旦謁祠以私忌不聽御史劾之帝疑其罪下尚書省議邁曰禮散齋有大功衰致齋有朞衰齋有疾病聽還舍不奉祭

釋奠

樂正習舞

仲春命樂正習舞將欲釋奠上丁釋奠于國學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註視觀其禮也釋置也爲置牲幣之奠如文宣王廟

太公廟

上戊釋奠于太公廟秋如春釋奠之禮但吹舞異也

釋奠先師

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必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先聖周公若孔子

也

太子經徧

魏正始中齊王毎講經徧輒使太學釋奠先聖先師于辟雍不躬親及惠帝為太子至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于太學太子親進爵于先師中庶子于顏回也

太子釋奠

總章元年太子弘釋奠贈顏回為太子少師曾參少保咸亨元年詔州縣皆營孔子廟封孔子為隆道公采邑以奉歲祀子孫世襲褒聖侯

釋奠十哲

司業李元瓘奏先聖廟為十哲象以先師顏子配則配象當坐今乃立侍餘弟子列像廟堂不豫享而范甯等皆從祀請釋奠十哲享于上而圖七十子于壁曾參以孝受經于夫子請享之加二十二賢乃詔十哲為坐象曾參特為之象坐亞之圖七十子二十一賢于廟堂

議罷釋奠

劉禹錫嘗實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者

張浩自云少隸軍籍嘗爲德清關官一日晚出郊過真興
縣忽覩丞廳赤光照天疑爲回祿丞入視之乃趙轄丞室
中適娩娠是
誕育孝宗也

神降人爲

肅宗在東宮張后寢魘不寤問之
曰夢神人以劒決我腹而入啼不
能堪蜀至其次
隱然遂生代宗

前星瑞世

獻皇太子誕日上詩前
星來瑞世兩曜名重輪

普天同慶

晉元帝普賜羣臣殷羨謝
日皇子誕育普天同慶

賜金錢

周起知開封府知制
誥仁宗初降誕起方
奏事真宗謂日知朕有喜乎起日臣不知也
真宗日朕始生子卽入禁中懷金錢賜周起

賜洗兒果

南
唐
府官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
賜深愧無功李主笑日此事卿安得有功

賜洗兒錢

安
祿
山生日上賜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
日洗祿山兒上生視之喜賜妃洗兒金銀錢

三兩龍枕膝

簡文帝時李后在織坊中形長而色異人謂之崑崙相者
日此貴人也帝召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遂生
孝武
帝

甲觀畫堂

元帝在太子宮有甲觀畫堂應劭日甲觀
在太子宮甲地甲觀觀名畫堂堂名師古

日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

夢日化龍 宣武帝乃孝文帝子也母日高后初夢日化龍繞已數匝寤而娠遂生帝

獻皇孫頌 臾抱爲太子擧士會嫡皇孫生抱獻皇孫頌

比皇子封 皇太子生子爲嫡皇孫封秩比皇子

妻妾無號 皇孫妻妾無號皆稱家人子

瑤光貫月 瑤光於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

流星貫卯 脩已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慄然胷折而生禹

白氣貫月 湯母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

虹流華渚 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感而生白帝金天氏

雷繞斗樞 神農氏之末少昊氏娶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感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于壽丘

履跡 遂人氏之世有大人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氏于成紀又帝嚳元妃姜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祀郊禖見大人跡履之而生后稷

呑卵 帝嚳少妃有娀氏女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祀于高禖有玄鳥遺卵簡狄呑之孕生契

夢神遇 高祖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父大公往視見蛟龍交于上遂産高祖

嘉禾光武生時有嘉禾一莖九穗通境大熟因名秀

日入懷景帝母王皇后夢日入懷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

慶雲唐太宗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有慶雲見瀰漫數里上屬于天

香孩兒趙弘殷娶杜氏生匡胤于夾馬營赤光滿室宮中異香不散人謂之香孩兒後為宋太祖

赤脚仙章懿李氏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為汝子時上未有嗣是久召幸有娠後生仁宗幼年每在禁中跣足皆呼為赤脚仙人

建儲

主器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儲君僖公五年公及齊侯會誥文當世父位儲君嗣主不可以諸侯會之

以長以貴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王之貳僖五年公及齊侯會王世子于首戴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王世子于首戴所以尊天王之命也

邦本萬邦之本屬于元良

國棟太子

國之棟也**賢德**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天授聖**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重社稷**睿宗將建東宮以子憲嫡長而楚王有大功故猶未定憲辭曰夫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天下之本**高帝欲易太子叔孫通諫曰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嫡立少臣願先伏誅帝曰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爲戲**繼宗廟社稷之重**至和元年上春秋高未有繼嗣皇祐末大常博士張述上書曰夫生民之命繫于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爲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干表況于有天下者哉**塞天變**嘉祐元年京師自五月大雨不止冒城廓壞廬舍諸路亦奏水災詔群臣言闕失知諫院范鎮言天變之發出于儲貳之位虛乞以臣前一章降伏執政大臣速爲裁定以塞大變**係人心**嘉祐中御史趙抃疏曰陛下聖體違豫人心搖動頼宗廟社稷之靈天地神明之祐宸躬漸康然猶上有譴見之天沴無虛月陛下皇嗣未立人心無係乖厥所與欲陛下深思遠慮亟有所爲而然也

改元

始年 隱元年號若之始年必書曰元年

立號 隱元年註惟王者改元立號

體元居正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註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

長星見 元光元年註以長星見故爲元光

更始 元朔元年註朔猶始也言更爲始初也

獲白麟 元狩元年註獲白麟因改元曰元狩

得寶鼎 元鼎元年註得寶鼎因是改元

封泰山 元封元年註始封泰山故改元

太初 太初元年註初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故改元爲太初也

天漢 天漢元年註宣王遇天旱脩德而致雨故改年號爲天漢也

太始 太始元年註言蕩滌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

元鳳 元鳳元年註昭帝二年中鳳凰北下于是冠元

神爵 神爵元年註前年神爵集長樂宮故改年號

神靈感召 咸平六年議改元中書上三號上只朕不欲過取美名惟景德之號可也所議未决因以三號納器中以此决是復啓景

德二字豈非神靈感召乎　元豐紀年　熙寧末神宗欲改元近臣擬美成豐亨以進上指美成曰犬羊帶戈不可又指亨字曰爲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　天聖改元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稱朝時擬號者取天字于文爲二人以謂天聖者以尊太后也至十年改元明道又得于文日月並也與二人之意同　勿用舊號　建隆四年議改元上謂宰相曰勿用舊號于是改乾德乞月帝見內人鏡背有乾德四年鑄字上問學士陶穀穀曰僞蜀時年號也宮人故蜀王時人帝于是益重儒者云　改寶元爲康定　仁宗改明道無何以犯契丹主耶律明記諱改曰景祐後改寶元元時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改曰康定

巡幸

幸東都　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詔無畏上言昔虞舜之狩狹山川徧群神漢孝宣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嶷高祖過梁祭信陵君秦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

並詔將親征史思明厯洛陽着詔幸東都將親征蕭淵明致祭將親征上疏極諫天子感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

耕于定陶 章帝東巡狩至于岱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耕于定陶

省方述職 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之風也

講經 貞觀六年數臨幸觀釋奠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諸生能通一經者得爲吏文治煥然勃興

博士明經 光武車駕幸學會諸博士論難于前榮被儒服辨明經義

置學舍 太祖建隆三年周世宗之二年也始營國子監置學舍上既受禪即詔有司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儒之像自贊孔顏命兩制以下分撰餘贊車駕一再臨幸焉

崇化厲賢 孝宗淳熙四年進呈紹興十四年幸學詔上日今所降詔大意欲崇尚風化勸厲諸生使知所趨向朕得詔中兩語當爲君子之儒毋慕人爵之得龔茂良等奏大哉王言誠得體要當以聖語諭學士令裁之詔書曰可

覽三禮圖 景德元年真宗幸國子學謁先師及覽三禮圖召祭酒邢昺直講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

大赦

入關　賈彪遊京師，郭林宗李元禮等爲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爲准的。黨錮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矣。即入關乃發。方暑，天子爲之大赦。

驛馬星流　徐路繫冀州獄，別駕崔隆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乃遣人出城候馬，俄而赦至。

詔啣木鳳　石季龍爲詔，以五色紙寫，在木鳳口中，轆轤回轉，狀若飛羽。

赦植金雞　中書令僕射曰：植金雞於仗，青羊長七尺，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冒稱長七尺，盛以降幡，將作供馬。

烏啼　宋元康中，徙彭城王義康爲豫章寧，臨川王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笑。文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叩闕云：明日有赦。後改爲南州，因製烏夜啼曲。

蝿集　符堅欲赦，與王猛符融密議于甘露堂，親爲赦文。有一大蝿集干筆端。俄有小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令大赦。須臾不見。

玉璽　劉元海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獻者習其三字曰有新保之，歸元海，元海以

為巳崇大赦天下改元

赦仁如天 太平興國六年太宗十一月親享大廟合祭天地于圜丘先是秦再思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任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具存彝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遠上然其對赦宥之議遂定

廓然大赦 宦人劉清潭與發幸請立妃為后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指東宮時妄言劉晏與其謀楊炎見帝流涕曰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罪遂罷晏

玄衣人報赦 貞觀中黎景逸嘗居空青山有雀巢其庭每以餘食飼之甚馴熟後景逸出往被誣下獄一日有鵲于獄屋簷上覘景逸喜噪久之已而聞放將下有一玄衣素衿人報赦先詩赦來景逸始悟其鵲噪也

刑恤

丹筆 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妻夜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決罪

平反 雋不疑為京兆

尹每行得囚徒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云多所平反其母乃喜

嚴威

柳宗元舊于厥刑不殘而威是謂嚴威

忍斷趾

太宗謂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復斷人趾不忍也

無鞭背

太宗嘗覽明堂鍼灸圖經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鍼灸失所則其害至死歎曰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

喜寬用刑

唐憲宗用刑喜寬仁于頔諷帝用刑帝曰頔欲我失人心

三覆奏

李好德坐妖言張蘊古以爲不當坐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據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自後奏決日尚食勿進酒

寬仁多恕

太祖性寬仁多恕開寶八年讀堯典歎曰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耶蓋有意於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重者多貸其死

冤獄

天下稱冤　趙延義字子英周太祖自鄴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

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騷亂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圖進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羅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

久未原雪

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賢肖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殆我以社稷計爾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

冤昭德

通天二年來俊臣誣李昭德以逆謀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時雨甚衆庶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

疑冤不治

崔從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冤繫不治俄得真盜

上冤狀

穆贊累侍御史陝虢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之中丞盧侶欲重妾罪贊不聽侶與宰相竇參共譖贊受金補送獄弟穆賞上冤狀部三司覆治無之猶出爲郴州刺史

盜金下獄

袁滋進御史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冤

獄靜

蘇逢吉喜爲殺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疎理獄因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

素服候命

宋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爲意素服以候命焉

曰公爲宰相何負天子反乎申屠曰吾被厚恩擢相位不能去奸臣反爲所羅織夫人察申屠豈反者乎因相與泣

賞賜

懋賞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賞祖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厚賞 功多有厚賞弗迪有顯戮 加勝 古之理人者勸賞而畏刑恤人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賜此所以卹其勤賞也 柷將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註將謂執以致命 賜弓矢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珪瓚然後鬯 慶賞 錄功慶賞人勸不賞而人勸 大利小利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言謂立事者也利祿賞也 禮無不答 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于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曰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 不僭 善爲國者賞不僭賞僭則懼及淫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 臣之量力受而勿辭 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量力而受官不貪

爵祿其所能者受而勿辭賞少勸多善賞者賞少而勸多故聖人賞一人而天下趨之是以至賞不費

以取其幸太宰以八柄馭群臣三曰予以馭其幸幸鄭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匪

頒之式以九式均節財用八曰匪頒之式式謂財用之節度也匪分也頒賜也謂分賜群臣信慶賞

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嘉乃丕績授彤弓於晉莊嘉乃丕績錫玄圭於夏禹告厥成功報功典

夫德不旌則勸善之道缺矣廢勸不賞則報功之典廢矣勸善不闕奉上之勸何勸將來之善賞忠

臣節賢忠國章懋賞表恩賜表士恩拜明臣禮失望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奸邪不誅為惡肆其凶不

可勸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令戒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勞尸祿竊秩妄加非所以表

膚職行者也何勸何誅功不見圖則勞者何勸忠不見賞則悖者何誅示信商君變法恐人未信

乃立木於市南門募人徙置北門者賞五十金有一人徙之從與五十金以示其不欺也獻瓜果者獻

授試官

帝從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試官陸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巳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曰信賞必罰帝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後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乃止

人主之柄

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敎我韋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然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廢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廟堂上天下大治矣焉用權墀嘆曰我先居此得無愧乎

賞罰明則士盡節

中宗時盧俌歷右補闕默啜入寇敗沙乇忠義詔百官陳破賊勝策獨俌上疏以爲治內可以及外賞罰明則士盡節

賞無遺功

元濟叛吳武陵遺以書曰今天子英武任賢何符太宗寬仁厚德有玄宗之度割無貸罪賞無遺功

賜絹萬疋

秦王爲皇太子授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人之財進做德曰爲惡者二人今巳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奕之道由是皆原論功爲第一賜稱萬疋舉齊府金帶什物賜焉

載以官車

時帝薄於德戰寵優人李可及唯曹確屢言之而神策中尉西

門季玄者亦剛鯁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
試嘗見其受賜謂曰今載以官車後籍沒亦當爾

玉玦

焉勝為侍中悉術數能取悅當時為安帝所
寵帝幸其府留飲賜犀玉貝綬佩刀王玦

蕭宅

蘇武初
從□
還詔拜典屬國中二千石賜
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

補大守

劉孔為荊州奏皮初
有戰功請補襄陽太
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
是名郡宜慎選不可設功

前賞折後功

馬隆討羌梁州既
平將加將士勳賞
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后顯爵不應更長楊兆敗日前少斬
加爵命公訴引也今卓完不得以前授塞後功從之

可突干功

張九齡遷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
突干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
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
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惟有如平東北二口陛下何
以加之
遂止

請用三

許杲過楚州大惊節度使章元甫使張萬
福追討未至杲馬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
循淮鈔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免者十三盡還所馴於民
完甫將厚賞士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類

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美賜貝衣宮錦十雙

罷私財賜麾下

田悅反馬燧約衆戰勝則以家貲賞至是罷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

賜雜綵百段

王君廓從戰東都有功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衆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綵百段

受上賞

齊威王下令曰有能面折寡人者受上賞懸書諫者受中賞謗議於市朝而聞者受下賞

三等賞

張寔字安遜下令國中曰有面刺孤者酬以東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箱篚謗言于市者致以羊米

駮賞

晉王沉處道遷豫州丁教曰能陳長吏可否說百姓所患者有賞言刺史得失倍賞主簿褚䂮曰上好下應今示以賞恐拘介之士懼賞不言貪賕之人慕利而妄舉沉悅之

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薛收授天策府記室上書諫秦王止畋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衆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賜黃金四十挺

賜帛三百疋

武德初孫伏伽上言三事帝大悅曰伏伽至誠慷慨諫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

示無言不酬

之義曾前誕日崔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蘇之借以諷諭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

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賜物四十段倪若水為汴州刺史元宗若遣中官往淮南捕鵁鶄上疏

諫手詔答曰言念忠讜深用賞嘉賜物四十段用答至言遼東錢祭彤為遼東太守時帝嘉其功賜錢百萬

郭賀字喬卿為荊州刺史有殊政顯宗巡狩特見

去襜帷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行部去襜帷以彰

有德民見素之賜瑞錦雜綵著善政王方慶遷廣州都督議者謂治嘗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

下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帝題贊於廳事盧奐為陝州刺史以清白稱開元二十四年帝西巡

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廳事尋召為兵部侍郎節度使表其政李從曮出為常州刺史鎮海軍節度

使李琢表其政賜金紫

臣職臣頗甚多若絕良忠直勵義正節重行近遠大小雖故孤泛奸權變私邪佞辭人道姓請二想

含章　代終（代上終事）　納約自牖　錫馬蕃庶　晉如鼫鼠（非其位而居之貪而畏人如鼫鼠然）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志在濟君于蹇難之中非爲身之故）　鼎折足覆公餗　鼎黃耳金鉉（鼎之舉措在耳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以黃耳鉉加耳者比二有剛中之德故爲金鉉耳喻君鉉喻臣也）　玉鉉（喻大臣也）　見斗　干城　夙夜在公　王事　政事　倌人（者主駕）　前驅　舍命不渝（言當死生之際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也）　公行（主兵車行列者）　素餐　靡鹽　候人（道路迎送賓客）　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　爪士　國均　國成　故老　諷議　共人（僚友之處者）　藎臣　彊禦（暴虐之臣）　掊克　干蕃　干宣　喉舌

旬宣　羔裘　天功　阿衡　爲德爲民　司直　良臣

惟聖 作賓王家 祗辟 獻臣 服休服采 篤弼

率俾 篤棐 夾介夾輔也介助也 常伯常任準人 承弼以匡夕而

承弼厥辟 弼亮 繩愆糾謬 純臣 世功官族 肉食者謀

肉食在位有祿者也言國有兵事在位者謀之耳 官謗 國老 秩秩主爵秩之官 信

臣 外臣稱于異國日外臣以賜君之外臣者 下臣臣自稱 輿臺賤臣 翼戴 一

个單使君亦不使一介府在寡人 上介正使也 僚友 士載言言盟會之辭也 史載

筆 書動書言左史書動右史書言 食浮人人浮食德薄而祿厚謂食浮人君子使

食浮于人也寧使人浮于食乎 官聯 官常 官成 官計 九職 六

敘 專達 六職 六聯 復逆復反命于上逆有言于上 稍食仕者之祿

行火司火掌行火之政令 夜士守夜之官 六節 遷臣郎遷臣也 貞臣 梟雁

嗳粱藻喻不肖者食祿 桂蠹喻食祿之臣也食芳香居高位不建忠信也 虎兕好臣 三圭

公侯伯 重侯子男 鵝鶩爭食喻爭祿 讒臣 左官人道向右舍天子而仕諸侯故日左官今

降秩 左遷日 重臣 柄臣 君服 官師小吏也 能吏 故吏

釋官小官也 相室 相君皆宰相稱 太官主膳食者 執金吾 宰吏掌理

刻漏 中涓親近左右 守丞郡丞之治守者 上閣爵名通于天 分曹 漏籍

即拜就其家而拜以官也 計偕計者上計部使也偕俱也今所徵之人與之計者懸次而給之食也

舉最課最而被褒也 殿最 起家 甲科 備員 展采錯事

希指荷合希望天子之旨意 格詔不行之 實見入見天子 請間謂奏聞以聞宴節請容

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于衆中顯論也 移病移書言病也又以病移居也 歸老 請骸骨

賜骸骨 待罪待罪丞相 待死獨有極言 先驅 君侯 龔士臣

自謙詞 寸效 簠簋不飾大臣坐不廉者日簠簋不飾 帷薄不修大臣坐汙穢者

曰帷薄不修 省見不被省納不得見又于謂不為所識拔也 柄用任用之授以權也 當軸

析圭 都位居卿相位 市權 乘權 席寵 顏行猶雁行在前故曰顏

行也 儕爵 紆青拖紫 狗馬之心思報效也 五官郎五大夫典事者 望

諸君望諸澤名本齊地後為趙所得樂毅自齊奔趙趙人以此號之 僕射秦官名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

官必有主射督課之故名射 亭長猶今館驛 乘傳 從行 蒼鷹郅都為中尉行法不

避權貴號蒼鷹 伏斧質 厮輿 諸郎 待詔金馬門 縉紳

郵遊　乳虎（酷吏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也）均輸（司農屬官以通貨物）期會簿書

白用（謂告白于天子而任用之）庭中稱平　發奸擿伏　侵漁　受

節（使者受命）已特進　行部（部郡行所部縣）國師公　督郵　從事

就第（致仕歸家）草芬　九列　銓衡　資奉　清塗（要職之官）左授

卽遷　左朝集使（自外入朝與朝班者）論思　獻納　清候（戒道也）孤臣

金虎（言小人位堅若金其惡如虎也）授鉞　清道（譯止行者也）宿衛　鉞台

求瑕　放臣　羽儀　掾官承上之　役厠朋列　巧宦

撫留事　犬馬情（犬馬戀主之情）祇召（敬君之召而遵命）慚場苗（場苗食祿）

也珥筆　下車　綸綍書　秉筆　荃宰（荃香草指君宰臣也）宰府

嘉庸言美功也 勤王 擁旄 飡息鳥覩喻臣食祿無所作爲 厭沒之君義重我身加厭之勞不足以報也 狗馬功 內史 忝竊諫言忝屑其位也 造膝近天子促諫言 波臣漂泊之臣 奉塗前驅滌以清道 元輔 中鉉 守屏 書
笏珥 形史臣 宣夜掌天象官 容勿 介紹 龍鳳署文學之司 綸命
展業 雞人 剖符專城 建麾 戀城闕不忘君也 槐位台
階 台袞 斗極 清望 懷香握蘭尚書郎含雞舌香奏事 攀鱗
龍池喻中書令也 螢光蚊力自謙不能勝任 膽人 葵藿心 輔翼霸
露 報命 王程奉使程期 子告 休暇 握節 銅史主刻漏之
官 從蹕 瀝血抽誠 披胸見款 燮五緯 調四序 參鉉

久郎　槐棘　逐臣　虞侯掌花園吏奉翻也從駕　沉命其姓集設

命丹款朱誠　毘翼　委命委命納質　據畧　秉柱國　天使

中樞左轄肯丞相位　調金鼎　徽班　金華使　試劇　官

箴　捧檄　輸肝剖膽　朝列　銘鼎　省郎　封事

朝班　夯錢　台斗　出守　覲參　賡文　大奴守天府者

列卿　隱吏隱于吏　傲吏　神明宰　班行朝臣列次　許國　端

笏　彤闈太守惟也　逐客　雷封雷震百里　殊階　朝端　校書郎

中孖徐承郎元獻　忠款　命臣　文成武帝時齊人少翁以方衣致鬼乃拜為文成將

尊以客禮待　右民郎漢成帝置左民郎曹魏晉　中使漢桓

之後佚許　置十右民郎言左右民也　靈府

凡詔所徵者皆令西閣捧日魏崔昱夢上泰山兩金斗不
翳寡約赦除號日中人手捧日事君之象也光
鄂尉遲敬德忠義太子召賜以金銀器王曰心如金石武
公之心如山岳雖貴金至斗不能移之
謂王常曰賴漢宗心如金郭子儀職滅幽陵盜
石眞忠臣也拜漢中將軍忠貫日月忠貫日月爾明特鑑
者嚴霜烈日顏眞卿曰雖千百歲其英忠良頓殊魏徵曰
裴霜言語如嚴霜烈日可畏願陛下
俾臣為良臣非社稷臣也漢文帝曰迭絳侯周勃曰社稷臣
毋俾為忠臣袁盎曰勃本兵柄弗能正大臣
相與共誅諸呂適令成功金箸宋璟事詳人金背鏡高季
耳勃乃功臣非社稷臣也道宰相類轉李
詳人道嘉謀嘉猷展采錯事保釐畢公保欽承惟說
吏部類釐東郊式克
欽祇承禹陳謨以師保周公師戮力高祖云臣與將
承敬承于帝保萬民軍戮力攻秦

忠孝

則忠以孝事君則為忠

為忠移孝為忠

君親在難夏侯肯年十二淡申之敗左右提之以走肯曰君親在難焉所走乃奮劍以殁

王經辭母王經為尚書高貴鄉公欲討司馬文王王沈王經皆預蘇謀訖沈走告文王經獨不行被收泣辭母母顏色不變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人誰不死死得所何恨之也

方寸亂矣徐庶從先主曹公獲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霸業以方寸之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遂請歸公

忠孝萃於一門晉卞壼為蘇峻苦戰死二子名眕名盱見父沒同赴賊見害母撫二子屍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何恨微王翟陽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萃于一門

不以母辭周處為中丞朝廷惡其彊直乃使從夏侯駿西征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辭處曰忠孝不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我死日也

代父死罪石奢相楚行縣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父而自奢曰以父立政不孝廢法縱罪非忠遂自剄以死

立身成名王珪拜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問珪何以

爲忠孝聖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

無致舉者 大中周丞

郎宴席蔣伸在坐忽酌一杯言曰坐上有孝于家忠于國及名垂于時者飲此爵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景讓起引此爵 蔣曰此宜然

褒忠旌孝 李源父憕死于賊手源常悲憤不仕李德裕薦曰天寶將士罕伏節逆口始與委符組棄城郭者不爲刑而憕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由憕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仕祿五十餘年常守沉默理契深要一亂剸折百慮洗[illegible][illegible]此精節棄於清世臣竊爲陛下惜之穆宗遂下詔褒忠旌孝以源爲諫議大夫源謝辭竝稱老且病懇無所受

忠 詳談詳

克忠 爲下不忘衛社稷 楚子囊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所徙都未有城郭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謂忠乎忠人之望也

忠貞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股肱之

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

策名委質

狐突曰子之能事父敎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相三君

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孔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達成衛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遂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袒背

齊襄公田于貝丘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禦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

令德

忠爲令德

奉初

楚平王信讒使奮揚殺太子太子奔宋王召奮揚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

復楚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國包胥曰子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在隋包胥如秦乞師立依于墻而哭日夜不

絕聲勺飲不入口如是秦師乃出

石碏滅親

衛州吁弒桓公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臨難致命

楚圍宗晉使解揚于宋曰晉師悉起將至矣使無降楚楚子因之使反其言許之登車而呼宋人遂致其君之命楚子將殺之乃赦之見孤

授命

吳楚反圍齊齊使路中大夫告急于天子天子復令齊士堅守二國合圍無從而入二國與盟矣若反言漢已破齊促降許之既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與發百萬軍使大尉救齊大夫乃誅

碎首

宋萬弒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此之萬劈殺仇牧碎其首齒著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殺其身爲人臣殺其身有益于君者則爲之

犯顏

公叔文子不其子戍請諸于君君曰昔衛國有難夫子以死衛寡人不者貞乎

高行

忠者臣下之高行

三義

在三之義父生之師敬之君論之

無二之心

事事有死

鑑二

致身 危則致身死而同國

節見 忠臣累至亂行明貞臣難至而節見

臣節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臣

進思 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款誠 悃款之誠忠一之意

如金石 光武謂王常曰輔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日拜為漢中將軍

哭墓 鮑永過更始墓下車哭盡哀帝問公卿曰何如張湛曰忠者禮義之宗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

推印綬 王莽篡遂使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推而不受曰吾受漢家大恩豈忍事二姓也且他日地下何顏復見故主哉因不食而死

屍諫 史魚將死不令殯于室曰吾生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死以自服衛君來弔問之其子以告立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

傳纛 項羽圍漢王于滎陽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王可以間出紀信詐為漢王乃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

縊樹 燕入齊聞王蠋在畫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朝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將封子萬家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耕今國亡無義自囚遂經頸于樹奮絕而死齊士大夫曰王蠋布衣

義不北面于燕況食祿者社稷臣上問汲黯何如畏日
平相率以從王于莒也居職無踰人使輔少主
守城廉賁育不如也上曰昌邑王淫亂霍光憂懣用
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柱石延年日伊尹廢太甲安社
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為國植姜寶誼與裴寂
右善能行之亦瀸之伊尹也西向大呼拒宋金剛戰汾
川為所擒帝聞泣下日役烈士必不下賊死因恤其家
物十段米三十斛後詔采誅還被害且死西向大呼日臣
無狀負陛下賊平詔逆其死報屈突通援長安至潼關圍
柩樂左衛大將軍諡日剛劉文靜兵不得進通勢蹙
或詭之降日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不逆節
死報爾毋自寧其頭日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
以生李襲志任隋始安郡丞或說日公臨郡文士大夫說
向長眾雖日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裂自主
者非一姓宜遂諜嶺表敢百粵豈遽不若尉佗乎襲志曰
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惟有泰諸君當相與戮力
嘗垣豈诂亂圖不義哉吾寧屈死不顧身張士貴破賊剿
不逆飾以生對恐不足為吾法也選太宗闘其肩

矣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于公見之

忠槩所激 帝嘗謂左右曰戴冑于我非肺腑親然于事之機切無不聞唯其忠槩所激耳

見過不諫非忠 武后末年蘇安恒投匭上書諫曰臣聞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爲忠則擇是而用以爲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闕不報

秉忠忠一 朱敬則同平章事張易之誣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與說秉忠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恐失天下望乃得不死

所爲若此 顏真卿爲平原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平參軍李平馳奏玄宗既聞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

帝思其忠 張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且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害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

眷眷本朝 甄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而逢與元稹善稹薦于史館脩撰韓愈愈曰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兩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雖矣義若愛生弃既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亦承一號子耳及亂則延

預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變忠不引刀刺心冊府
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虔華
且亂寔曰功無成矣郎為書謂帝曰臣籌策意終且負國
臣無功不敢怠死願速救元貺丹使忠臣義士塗炭于河
朔哭後其從事李石說乃入至几筵引刀刺
心月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

石演芬

李懷光召

不演焉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
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
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為賊死固吾
分矣懷光使士臠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

不懷二心

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霍未知而永王存
霸棄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
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
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
遇我甚厚豈有懷二心以于幾第可與之俱死耶
從事張昭遠敎憲奉表明宗以勸之憲涕泣拒之

朝事梁暮事晉

莊宗愛王彥章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
章曰臣于梁帝為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竭

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於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王堪伏節

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表王堪為尚書右僕射假節都督奉迎諸軍事進于瀛水上與郭偉力戰堪伏節臨陣慷慨氣危六軍節斬偉迎惠帝還洛陽其後為石勒所襲為破左右扶堪上馬堪歔然歎曰我國家大將不能禦難以至于此有何面目後還朝廷終不動騎遂被害

斷鬚

溫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等所劫宇署序曰子若與我併威同力天下可圖序曰受國重任分當劾死義不貪生宇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壞

李不顧宗

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開城納之收李忠母妻子而令親屬招呼將寵弟從忠為校尉忠時召見責數之以背恩反忠步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苦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終得劾命誠不敢內顧宗親○

義忠

忠與義

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

伏譬

之刃各懷報國之心爭捍伏讐之刃

請代長史死劉平爲彭城吏龐萌反攻郡刺史孫萌平冒刃伏萌上請以身代賊劍刃指萌中瘡氣絕復蘇求飲平以已瘡血飲之焉

負太守逃劉茂爲門下掾赤眉攻郡殺長吏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穴中得免晝隱夜求食百餘日賊去乃歸

叱辱官長者王育字伯春太守桓宣命爲主簿宣左遷王攸詣宣宣不迎攸曰卿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畏死鷂乎育執刀叱攸曰主辱臣死小縣令敢輒辱吾君將制之宣跣下抱育乃止由是知名

歸故主皆操將關公禮之甚厚而顧其無久留意張遼以請問之公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禮然受劉公恩誓以共死不可背要當立効報曹操而後歸及羽獲顏良曹操知其必去重加賞羽乃封所賜拜書告辭而去歸奔先主曹操不令追

之忠正義烈天下所推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終于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冤復矣尚有遺者耶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爲宗楚客冉祖雍所誣謫守刺史長史中譖語

臣曰柵王必受命當悉心爽之及韋氏干紀臣遂兒危甚難雖天誘其衷亦徼幽啓之于是追贈

我世唐臣守忠義

顏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甘竊倚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啗之詈不絕口鈎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而絕矣

忠無所立

令狐潮素善張巡乃至城下情語巡凡本朝危廢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盡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于君義不報子乃衙妻拏慾假力手賊以相圖吾以若頭于通衢為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

不為不義屈

祿山陷城張發與許遠俱被執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臂齒皆碎何至是巡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陷子騎怒以刀使抉其口齒存者三四罵曰我為君父死爾附賊乃大就也安得久乎騎曰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為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寧死不可為不義佤霽雲

矣吾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閑雷萬存等三十六人遇害

詈不輟

昭宗討李克用以孫揆爲兵馬招討制置副使克用伏兵刃黃嶺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爲自履行陣也揆大詈不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罵曰死狗奴解人當求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言詈不輟至死

潰腹死

李玄通拜定州總管爲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爲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賊耶不聽囚之故吏有[illegible]飲饋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劍舞可借刀守士與之刃舞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而不能保所守尚何況息耶乃潰腹而死帝爲流涕

識逆順

安祿山陷東都盧奕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爲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奕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絕口逆黨爲之變色

非市名

李錡辟掌書記會使者召錡錡夫郎爲使者爲衆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懼至不能一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懼死耶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

得死爲幸郎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武言許縱能筆中書錄不足用召繼至操書加所欲即因繫獄中錆誅乃免武歎以闖謂日本徵于□兵圖張敬達楊光遠勸義非市名也乃止不忍背唐徵達降晉徵達自以不忍負唐而唐教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徵達曰諸公何相迫耶何不殺我降光遠即斬敬達降□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憫其忠遣人收葬之

能爲國家死

董璋爲梁將時姚洪嘗事璋後事唐爲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爲從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耶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以爾爲節度使何可反耶吾寧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罵敵城上

戴閩進元年爲鄜州刺史□犯塞至于榆林過鄜州城以州兵邀之□丹以精騎劉門城兵多死城中無術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城降城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附于□膽忍以□之衆

殘賊父母之邦弑能為死爾不能劾公所為○不賊主人賊
也已而城陷弑自盡其家屬皆從于□忠
之主卑居不忠非孝也
不諍於君
言臣不諍於君非忠也
挫國威
陞君命整國威不可言忠
亦何生為
忠所以輔君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
為臣不忠
王鉷弟銲錢與銲召術士
語不軌衛上驚引兵鉷捕殺之以絕口銲與邢縡善鉷斉
交縡與銲謀引右龍武軍為騎燒都門誅執政先二日事
覺帝召鉷付告以牒鉷意銲與縡連故後其事但督而黨尉
捕賊會高力士以飛龍小兒甲騎四百至斬縡盡擒其黨
國忠奏鉷與謀帝不信林甫亦爲鉷言故帝原銲不問然
次鉷請銲罪使國忠諷之鉷顧久曰弟為先人所愛義不
欲捨銜闕廢恕而陳希烈固爭嘗以大道鉷未知方上表
自解有部希烈訊鉷矣有司不肯通以奏鉷見林甫林甫曰
事後矣依而銲王國忠問曰大夫與否未及懸待御史妻
是此曰君為臣不忠為弟不諸大夫豈與反事乎國忠博
然曰與囹不可隱不與不可矣銲乃
曰見不與獄具部銲杖死鉷賜死

孝條俱詳子類

思孝 奉先思孝

烝烝 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陟岵屺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聞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凱風 美孝子也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嗣服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不匱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南陔 孝子相戒以養也

孝體有三 曾子曰孝體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遺體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于親敢不敬乎

怡聲 適父母之所乃下氣怡聲

愉色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繼志 武王伐紂定其達孝矣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問豎 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内竪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内竪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盡歡**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之謂孝也**樂心**曾子曰孝子之養親也樂豫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食者也**六行**六行孝友爲先**盡力**崇愛以事親欽以敬之盡力而不因敬以安之忠愛孝德**執以爲恭**仁親之道執以爲恭爾雖有說謂之曰孝吾封乞卜家能乎尊不紂彖萬行先季孝**思制**名以孝聞禮由思飾**三德**三日孝德以知惡逆**三行**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孝悌自脩**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孔不子至于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懷而天理幾乎其誠矣于此之時能以孝弟自脩于一鄉而風行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述不著而無可紀

次**孝理**當孝理之時懷歸厚之德**恒言不稱老**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廣也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尊子不服闇服事也闇中爲事好生嫌疑不登危懼辱親也

不諾父母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不徑一舉足不敢忘
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父母是以道而
不徑徑惡言不出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危爲
邪道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于
口忿言不及于身不辱其不爭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
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亂在醜不爭三者不除雖
日用三牲之養私其財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全歸父
猶爲不孝也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母
全而生之予全而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
歸之可謂孝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
義可謂用勞矣博施救父樂坂年十一父發縣吏得罪將
備物可謂不匱矣役坂伏寺中晝夜號哭令哀之
而散傍無几杖胡廣年八十繼母在堂不驅蚊異猛嘗手
其父口不病老傍無几杖不躍蚊畏
其士噬眇目殷仲堪父病積取江水姜詩母好江水詩見
母也年扶淚則一日爲母嘗瑕之後被江
水溺死恐傷母情詐言游學祿而聞父耕泣趙景與詣師
令傍漏泉如江水并雙鯽同出受業聞父耕

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具曰我未能養使老父勞苦師甚異之

跪泣請代

李安期父[illegible]桂州遇盜縶加以刃安期號泣請代盜哀釋之

號伏叛壘

李甘楊宰有至行廿方夫顆以書薦于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宰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宰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禿髮羸骸有可憐狀警意感解以尸還之輦縗冬月徒家大行關凍膚皲瘃銜哀兩血行路羽人為宰泣歸責其子以宰魄殘之宰為見操行如此未聞號事問唁而書顯之登樹風扶父意耶

以身蔽父

王元軌歷定州刺史王文璨與賊戰戰敗二子王鳳王賢具以身蔽父得全二子死焉縣令抑之不為言元載康卿之遣使弔祭上其事

行積雪中

孝克用攻王行踰張策與妍肩與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

孝感烏棲

曾子至孝三足烏棲于其冠

筍出

孟宗事後母母好筍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慟哭筍為之出

鯉躍

王祥母欲得魚時天寒祥剖冰求之冰開忽有雙鯉躍出

埋兒

郭巨家貧養母妻產一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與

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上有云天賜黃金郭巨孝子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滅火

邵惲為長沙太守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婦失火火起古初伺柩上號哭以身捍火火為之滅惲嘉異寧之

鶴呼

吳隱之執喪過禮家貧無人助每至哭臨之時常有雙鶴鳴叫

七年粟

劉殷至孝夢西籬下有粟掘之得十五鍾銘七年果賜孝子劉殷又有二白鵲巢于其庭

兎游墓

方健喪父事母母死儲負土成墳有白兎游其下

烏助成墳

丈讓養母至孝母以兄弟二人役力葬不用僮僕之力葬之月羣烏數千銜土壤助而成墳

孝女沉江

叔先雄父墜湍水撩感念嘗有自沉之意家人防之百餘日稍解因乘船于父墜處哀哭自投于水其家人是夜夢雄曰卻後日當其父同出至期候之果與父俱扶持出、

曹娥投江

曹娥父為巫祝于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無見屍遂時娥年十四緣江號哭晝夜不絕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抱父屍而出

白鵲馴擾

秋化餘弟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

鳩雀巢樹

衣九

歷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職不勝哀有紫芝之產坐側白鳩白雀巢于家樹

持輿不息 牛徵父喪逆理于渕道病極與子扶籃輿行路逢盜擊其首血流而持輿不息盜追之欲拜曰人皆有父令親老而疾卒無驚駭倉越之乃止及前谷又逢盜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進帛裹創以饋飲奉蔚留信宿去

忽有泉出 朱思禮事繼母徐氏至孝會大旱井湖俱涸母屬疾非泉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于庭中味甘而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柳見爲刻石人須孝之慮

哀泣求屍 王少玄父隋末死于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京泣求屍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日以子血漬而滲者父之齒也少玄鏡膚滴血閱旬而獲父骨遂以葬

芝草生堂 崔希喬以仁孝友悌稱哀毀過禮爲鄧縣丞有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蔓延數尺州以聞擢監察御史

表異其閭 許法謹三歲母病不飲乳後親衣常廬于塋有甘露嘉禾芝草連理白兔之辟天寶中表異其閭

表孝 李日知以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illegible][illegible]至日知傾絕于道左右爲泣莫能覩[illegible]家使歸

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

順色柔聲 崔彥昭為相退朝侍母膝履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

求孝悌之士 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閤上石昂行義可以應詔

不引鏡 路隋父泌從渾瑊會盟平涼為□所執死焉時隋方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知父執□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向不食肉母告以親類必者逝終身不引鏡

未嘗與人爭 沈季詮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于親乎哉

必先白母 王虔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敗事有小失母責之殿即取杖授撫僕自答于母前

弄雛鳥 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著五彩斑斕衣弄雛鳥于親側

設九飯 吳恒之性至孝母葬之夕設九飯祭殯際一祭輒號慟斷絕至七祭吐血而死

夢送瓜 焦華父遘病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常父食而病愈

祭邑 汝像

年五歲母患病不能飲食穢常抱持啼哭亦不肯伏食興
儕之保為貧飲郁言已字積寡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
親共與之因費香念文強父見事孝撫無奴僕香貞
字曰叔與扇枕華動苦盡心供勞體無被務而親極敬
味暑則扇床枕明帝為光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及卽
寒卽以身溫扇漢庵祚長思慕至縮年正月嘗謁原陵孝
先帝太后如平生懼胡卒百官上陵上伏御床覩太后饒
庵中物慼動悲涕令易脂潔粧具左右背泣莫敢柳覩倫
翹栩紡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門
倚門食必先以嘯父父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
佈以候父至數年父沒栒恩慕靡悴不與成人哭泣哀黃
號居于塚則輸族嗟稠名闕流著潰安時官至侍中
像陳紀字元方至德絕備才達過人悉悉邑養不聲左者
謀州剌史嘉其至行表上尚青書像百拔以勵風作署
丁蘭火發考姚不及供賚乃剌木為人與與親形書
圖形之若生朝夕定省其後降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僧
鶴要覽報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馬木人以杖骸其
項叢選見木人邑不偉乃贈其婁妻與以告之卿耆撫激

撰教吏樹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爵爲之垂涕
瑯縣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圖其形像于雲臺

陸績懷橘

陸績年六歲于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因拜辭墮
地術曰陸績何乃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
術奇之

進果

羅威八歲喪父事母至孝耕田爲業勤身苦舊
以奉供養令召番門下吏不就耕母遷選隱居
增孩縣界令還復故帛勅暮
傍別三歲衰父爲

有司旌門

供侍佳果珍味嚐斯進蔬也
母所養母年九十
二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終恨不饑尖追服壽
表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墓不數爲郡縣解閱三百餘人
上狀精芙有司奏宜旌
貫夜其一門旌其純孝

大守表墓

存表乍十六其母美氏
有疾侍省壹衷數十日
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亦不食見母將絕號慟康恤
德至賜儀頓母殺表亦殿一日二喪在廢葬十四聖民方
守王府君樹雙
陳以表其墓

過慶善官

高祖皇后竇氏履太宗貿值遺
慶善宮觀覽歎欽顧侍臣曰朕
生于此令母后采灌有我之德不可報
門跪謝左右皆流涕乃率后可止乞

莫大於承纘

君宗
皇后

章氏勝武宗立下詔曰朕因誕日展禮于太皇太后[illegible]厥
日天子之孝莫大于承纘今穆宗皇帝虛合阜之位面宮
謚太后實生嗣君當以稱安國家定社稷崔日用因言太
顓由是奉后合食穆宗室平公主逆節有
下陛下往以官府討有界民子勢須謀與力令據天位一
賾制書兄矣帝由民薦太上皇奈何日用日庶人之孝承
大頡色天子之孝惟交國家定社稷若今茲充籍發以必
所業可謂孝平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于太上皇因無
納驚帝高鄙日臣聞聖人受命于天以人爲主
孫之承順天地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于
無蒙駿傳日德斂加于百姓刑于四游天子之孝也又日
在念爾祖聿修厥德際受帝祉施于保子是卸王者之孝
俾下不順天地嚴亂祖考恭謹德敘以臨兆民孝門銘安
孝四游之內惟心助祭延祿流祈永永無躬靈
後與有至行梆宗元爲作孝門銘謹授典匹肆賤陋貧寶
古下性非汝學所導生與來務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
烈生養以孝靈武二孝日侯知沱程具羅目不觀朝延之
容耳不聞都夏之聲足不登齊爵之境所遠

虎馬旅裘糸于□青陽孝子何澄粹觀病日鑄俸尚畏疾
口而能生養以孝者不進藥澄粹翻服肉進親
疾為瘳後親沒伏于墓哭踊無刻志從學任散臣五歲癸
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于母哀毀至七歲
問父英日若何可以報母答日詔吏敦傷程衷師母病十
揚名顯蕊可他乃刻志從學旬不檳帶藥不
管不進母李負土策績常有白振黃蛇郢墓左舞哭摹鳥
鳴翔至永徹中判史狀聞部吏軟駕既至不願任授備林
郎加金章紫綬慮譚母孫氏六死不歐節訓講忠義後蘇
嘐反譚有功拜武昌侯大夫人加金章紫
紋評立養堂于家將吏拜迎張登屯合麗將遂母至屯養
王尊巳下昔拜從出迎所智諸軍併將吏皆
羅非道側觀顧雍迎母顧雍為尚書今迎母于吳既至權
者吱業之隔貨之觀拜其母干駐大臣畢會
後大子美公輔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
往慶之頓祿而養以母老頓祿而養求承京光戶曹不
術孝陝數存問李光斯母令邪了儀華其母還京
得就裘三年光淅疾鮮將吏間後東答以吾淹軍中不得

就秀爲不孝子尙何言哉

未嘗預宴樂

觀察使王珙愛令狐楚之材擢辟楚楚雖在奕哥以父官并推

不得奉養未嘗預宴樂滿歲謝歸

求爲知院官

許康佐家苦貧母老求書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

母喪已除凡降命皆不肯就人皆知其爲親屈

丁公藤

解叔謙齊人至孝母疾聞空中云得丁公藤爲酒飲之便愈偏訪無識者至山中一老人指之曰此丁公藤忽不見

得洴灌柏

舁體父母歿廬墓負士壟墳手栽柏樹數千枝欲開井以資灌溉一日偶出廬行數步如有人附耳者曰此有井掘地果得一洴復有雙兎馴擾墓上人尋孝感

感虎

包實夫力學明經事親至孝一日獨行忽遇虎銜其衣曳至林莽中實夫曰爾欲食吾肉吾何感念父母垂老欲終身之養虎知吾乎虎乃起復曳其衣至故處而去人以爲孝誠所感

孝友

石擇亂字光遠元人事親謹愼晨久必鞠躬問起居承候顏色不會之夫不敢去得一嘉味必薦上之然後食人稱其孝佐見明逵治家尺布斗粟毫髮不入私房有司之科程身獨任之業櫛風沐雨未嘗少輟昔且曰無以損吾兒也人稱其

能友飭屬子弟以擧不以喪亂廢也

崔孝子

崔永七歲喪父其母韓更適粵人桑濵從戊海南永思母不置遂徒步走海南行次瓊州得見母會濵沒永求歸母所司不可永哀請于朝許之歸舟遭風母失水永入水負母得免而永竟以寒疾死江西布政茹大素葬祭之南海人至今稱崔孝子

焚頂焚壽

晉龔明之子然仲幼孤數于祖母李嘗曰吾少時夢朱袍判官曰與汝七十七宋崇寧中及此數果病亟明之焚香于頂禱曰願減己筭五年益祖母壽李病果愈年八十二卒

白狼黃蛇

程袁師朱州人母病十旬不穫帶藥不嘗不進母終因負土築墳號慟人不復識嘗有白狼黃蛇馴于墓左每哭羣鳥鳴翔

分內事

單穡六安人父齊會試卒于京穡哭踊奔赴既葬廬墓三年晝夜號泣隣嬬至為廢食貧甚饘粥不繼隣人饋食以餽之拒不受有司欲上聞力辭曰此分內事也何異可聞博學能文中弘治乙卯鄉科

天不殺孝子

丁天錫赤岸人父先卒惟母在堂至孝一日遇兵掠入其家拘母欲殺之天錫衛母身曰欲傷吾母寧殺我身掠亦自化語曰天不殺孝子母母子俱得

解髮後母年九十餘歲浩歎而終

雙木刻像

倪神保進江人幼失父母常念罔極之恩莫報與妻林氏共禱于天欲得一木兩枝刻一親像奉祀遂入石屏山求之果見二木相對乃拜祝曰此木果可刻吾父母嘗自勵者三祝畢其木果三動備工取直募匠刻之夫婦奉祀作謹凡冬溫夏凊出告反面一如生事之儀幾三十年不少替

織縑償貸

董永家貧傭力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道遇一婦人求爲永妻永與俱請主人家令織縑三百匹以償逾月而畢後辭永去中道日我乃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期滿不敢違旨言訖凌空而去

哭池得水

湯霖新建人母病熱思水時天甚燠霖累日號哭池上忽聞池中亟亟有聲視之乃水斷也取以奉母疾愈元朝旌其孝行授臨江教授

滕會子

滕曇雲南昌人五歲能孝母楊氏患熱思瓜背其時滕歷訪不得銜悲且行遇一僧以一瓜相遺持歸奉母病號滕會子

繫髮馬鞍

趙應時父客死廣雖往求之至其處見塚甚多不可辨仰天號慟解髮繫馬鞍上祝曰是吾父墓髮解散落過數千塚散忽落一墓[illegible][illegible]

自解擲之見棺上有父名字遂得父屍骸

甘露之草之瑞

羅居通宏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芝草之瑞開寶中詔爲延安主簿大中祥符中旌表其門

曾子湖

羅孟郊天聖中進士官學士乞歸養母母冬月思鱠孟郊解衣入池取魚供母人目其池爲曾子湖卒立祠祀

白鹿止墓

羅威事母孝遇寒先以身溫席令異其行除吏不就遂與母遷居增城母沒盡哀有白鹿止其墓側

父子雙旌

常真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不茹葷血屬賓貫宋開寶兩詔旌門真妻病子吳割股肉以療疾及死次子守規徒跣日一食廬墓三年太平興國中詔旌表之

烏哺鼓集

顏鳴純孝有群烏哺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陽一境皆以爲至孝所哀

烏鳴助哀

蕭傚事詳會烏類

叱虎

傳海威縣人正統間父殁廬墓三年不容妻子相見蓋祠安父母畫像晨昏奉奠夜有虎進墳遂正色曰爲我父母生死不恤語畢虎逐去有司上聞旌表

伍孝子

鐵字文瑛鄧縣人好文史志于有爲因其母陳不欲純去左右絕口不言仕進凡事親命而行母嘗病危夜禱于北辰請

歲已年益母壽封左右股肉煎湯藥以進病尋愈母年八十有八臨終謂諸孫曰吾兒至孝願吾孫事之如吾見之事吾也文璉居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廬墓三年茹蔬蔬苫塊毀骨立未嘗有懈鄉里無不稱羨稱曰伍孝子云

孝行里

余齊南北朝人父亡號叫而絕奏啟其里為孝行里

欲與柩焚

余丙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塚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慈亟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滅火

湖產雕胡

顧翦吳人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雕胡飯常率子女躬自採擷導水鑿川供養家近太湖湖中乃生雕胡無復雜草郡邑表其閭

號泣療目

顏祈泰州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華年不入門者十歲每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室問所欲如此者五十年母老目不能視物祈日夜跣泣訴天母目忽明年九十餘無病而卒

泣墓

冀仲禮保定人幼孤事母孝歲凶負母就養他郡七年始歸見蝗食其田苗仲禮泣曰吾將何以為養乎誠疾風蝗盡去母卒廬墓三年哀慟如初喪洪武初旌其門

雷鳴泣墓

沈景鷞鳥

城人母懼雷及卒葬宅西每雷鳴則奔至墓號泣曰某在此賀知章為撰孝德傳

產芝徵孝 黃齊 歙縣

人建中初繼母洪病剖股饋糞而愈貞元中父卒號泣不絕築廬墓終身不舍墓側產芝及連理木刺史上其事詔旌其門又黃恒邵武人居母喪廬墓三年有芝產墓側貞觀中旌表門閭同郡張巨綫亦居母喪廬墓十三年承傳蠲其賦役

爲子以報

黃驛字不叔龍樸人好學力行父忠勤遘疾願貫求醫哀言不為子孫計鄰泣曰苟疾愈願子孫佩饑吾亦無憾父年九十六母鄭年九十九臨卒曰吾願為爾子以報後鄰妻有娠將彌月夢其男曰吾某月日將爲爾子及生彥臣官朝散大夫封縣承議郎賜緋子孫登科不絕

孝養二母 黃道賢 泉州人

嫡母唐無子道賢禱祿將生母蔡以疾去道賢長覓蔡于父召歸孝養二母父篤疾醫莫效乃禱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尋愈果延一紀父卒廬墓終制至元初旌其門

求母三十八年

黃覺經南城人五歲因亂失母及稍長誓天禱佛書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衝風冒雨備歷艱苦凡三十八年至汝州梁縣得之至治

中旌表吳樹惠順南贛人舉孝廉縣官黃燭柗竹自生
門闕剌史事後母孝與樹怨生屢草來
洛陽人父葬貧土作猜不役僅僕一雙鳧遊戲丁斬卒增
夕之閒土壤自高五尺㸃竹生焉公蒼榛人
性清介非家織布不衣非已所穫菜果不食毫矣之號不
受丁人遭父喪廬墓有雙鳧遊戲廬旁小池見人馴伏後
溥母喪夜廬墓三年歸舊邵孝子鄧宗古簡荊人父死自
盧一宿雙鳧遊戲池中埰土為墳廬其側晨夕
號慟廿縣舉慕木伏地進杖薦道壽與平人秀貧孝母餐
里中號為鄧孝子且候母起侍豐楊恍侍食必
母先然後敢食或母怒必進杖伏地受責南陔里尹祈字
謝過候母色喜乃敢退至元中表其門守忠褒
陽人父嗣宗居喪盡禮貞觀中旌碑結廬墳側若將終身
杆時年十三竭力備養父疾侍不解衣歷年形親與瘖
至賢藏父卒負土成墳朝夕號慟有紫芝產于孝睦不替
墓側龍紫中判史封道洪政其閩為虎陵里
戮宗明永樂人十世祖樓票以父死于邊終身廬墓府時
家其門教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四世皆廬墓里

宗朗十世同居慶曆中復其家是後又三世同居孝聽不替

露依殯側

邵敬翟苑丘人父喪廬墓三年母繼沒河決不克葬殯于城西楸祠露依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爲縛草舍庇之前後居廬六年雨譯成渴衰至治三年旌表

數鹿逐虎

邵斂淮陰人事母孝母沒廬墓側三年一久有虎來墓所疲了無畏色忍數鹿逐之去墓旁產芝數本人以爲孝感之所致成化間旌其門

刻木侍養

汪與成銅陝人一家百八十口盡[illegible]于建炎之難獨遺與成後附葬哀勛閈里邑令林摘至孝以詩美之日事死加生有至難古來不獨數丁蘭

感虎

江存字子堅欲人好學侍親側怡愉孝徽出得一美宋必先以寄父病久禱暑間祛竭枝療晝夜母考百藥不治乃割股作羹母發而愈後隨父商歸舟宿邑之誅讓天未明父拾舟先歸人言前路有虎存不待飯冑爾蚕追四卜里遊及父果遇虎山隔存泣告天願虎害傳已壽傳語父虎不勳人謂孝感所致存以忍飢犯寒致疾竟至莫蘇辨畢并情

九齡盡孝

毛安與洪雅人九歲喪父貞土嘗積度于其側三年知益州張方平剛之遺以

淵儀狀
以事聞

成孝子

成象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親孝庠
化中李順推邳縣象父母驚悸死象勞道
贊葬廬墓側凡篩上三斗于墓上另慟闕行感貽虎升覆
廟而附燕百餘集廬中不生墓側一莖九穗服終木澁相
禱者論之入水捕魚藏守過名瑣少孤事母極孝母病醫
始歸敎授者日得鯽魚和剃可愈收隆冬守溫
解衣入水捕得之服果愈母沒哀毀嘗常尋以疾卒貧無
以葬邑令袁公遣為骨家空廼其墓日方歲之北唐饋之
南孝子之風甘泉出庭宋思廬字過庭事繼母徐至孝補
流千百年蒿縣主傳會大旱井祂洄母廉疾
井只水不適口思禮夏懼且禱忽有泉魚躍入冊歷遣承
出請庭味甘寒日不乏汲邑人異之不人母
病隨三年不越怨嘗食魚汲薄求于市不得歸筌數兩錢熟
根忽有魚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母悅而病瘥壹
爲魏尚書以孝益遺布尼能坡擇陽人字擎之貢士性孝
咸天兩幾三日炸疾顧天願以身代設廬慕父
衰亦然有烏纍樹有狠守廬至且感夢親賢字若悶任丘
始去益至如其孝遺亦二端而去人少孤宗密之不

能存弱力事母顧氏孚勞悴有弗舜者弟四人孤呱仰給維持喃鞠以至成立且嚴毅方正雖一錢尺帛不私妻子每日必覜母寢定然後就室若家範數十條率諸弟以大義終其世同爨者五十餘人咸化其德母病篤憂悴迫怨蓺人語曰必得蒲荊勞木飲之飴愈人以爲孝感所致宄母卒屬其子曰葬吾必傍吾母壽城以畢吾盧墓之志

伏柩火滅

祝公榮宇大昌麗水人隱居養親事母至孝母歿柩在堂家人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號慟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二親像于室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芝生九莖

董蕭長興人天賚三年父亾廬墓生芝九莖大中元年表其鄉日嘉瑞

紫石英

葉彥光烏氏人七瘵將父遘篤疾藥用紫石英求不得彥光憂瘁忽闔中見一物經而持歸即紫石英也

嗒默

祭文貞號州人從事守遷勸還覽已亾自傷不得養即穿壙爲門晨夕汎掃燼惡左嘗默二十年家人有所問遺文以對有甘露降塋木白兎甥撥縣令刻石記之甘盦系紹壽州人仕宋爲廣東提蒋市母孝母疾拇君歸及亭卒廬墓手植松柏號梨林亭甘露降芝草生東坡在海

外聞其孝節往見之易其亭曰竹筒貯魚杜孝巴郡人書
甘露亭松日瑞松升為親題母以孝爾母害
食膾杜役十成都買俗盛于竹筒以草塞之投于中流就日
頸母得此食婦汲于江忽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之見
二魚曰吾夫所寄熟以蘄里迎親杜圓實大邑人在乳特
進姑聞者嘆其孝感其父遊東吳不歸音同
杏然後四十作國貧南至刑浙以父名出處手携以行頂
閬蒭里至郁州兒父毗父爲州都疑因迎還鄉人嘉其孝
㝉獲驗疾杜佑邪州人河南行省署爲三河水馬站提領
父成病于家佑忽心驚舉体沾汗即乘騎歸伐
病始三日遂觴來代且實冀以驗鍾山鹿引既孝絹乎士
疾及父卒盧墓盡哀有劉兕之嵇宗尉氏人朱
太尉彥之之子孝緒出後從依亂亂殺餘財悉推與其絲
母病醫言須人後舊傳鐘山所出乃躬歷幽險累日不隻
人忽見一鹿前行因尾之開腸取肝既與于香山人天世
獲焉人以為孝感所致賴篤頗讀書遍大養
事父母盡色獲雖謹父元輔病劇與子旦夕積痛祇辰國
以身代而病不愈乃額天懇禱開腸割肝取一臠以療病

即爲痊鄉里異之因表其居里爲孝有坊閑肩二

廬墓三十年

閔玄昇某人幼失父誠心事母母殁廬墓服闋復追父喪三年仍服除三十餘年廬墓如居喪日成化間事聞旌表

三世純孝

季厚禮無爲人晨昏奉親下氣怡色父母俱終廬墓三年不食鹽味其子立居厚禮喪亦不食肉廬墓三年母殁又廬墓三年孫廷春于宣德間母喪絰廬墓側茹蔬歠粥不食隨醬三年酒一日人謂其一門純孝

關中曾子

貫衛父會有高節親亡負土成墳廬其左號關東發子卒邑人私諡廣孝微君

子孝婦節

賈直言洲勞人代宗將代父飲鴆立死後蘇與父俱流南海臨行與妻董氏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汝可嫁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曰非君手不解直言居市海二十年遷置髮依然

野燒哭墓

沈泌字士請考贓人少貧以所係爲業母娶亡泌以生缺供養爲歎避蛙不食食菜不食心惟食老葉母墓經爲野火所燒泌哭三日淚盡繼以血後作肅爲中郎參軍世謂之孝泌

捨宅爲寺

江紆字令謨性至孝年十三父患眼縣侍疾夜夢一僧云眼患者飲慈眼水山

禮及覺訴之草堂壽智者法師曰無量壽之慧眼見與悲度彼岸猕乃捨里舍爲寺及就創造因泄故井其水清冽取以洗眼者悉蘇遂愈時謂孝感

義烏助墓

顏烏漢會稽人父亡負土成墳羣烏銜土助之其吻皆傷因以名縣

絕葷祈壽

郭琮黃岩人少喪父事母極孝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有四歲耳目不衰無疾而逝琮哀號幾乎滅性至道詔旌其門

一夕髮白

郭廷偉道鄉之子義重六世孫闓益世道鄉與弟佐鄉守孝子祠不去被執兄弟各求代死賊感而釋之道鄉嘗病疽甚廷偉時爲建寧路平準庫使辭歸侍養憂悴扶護一夕髮盡白有司言狀旌之

哭開母目

盛彥字翁子母因疾失明彥不懲辟召躬自侍養疾久婢因母撻食以蠐螬蟲母食之美且疑留以示彥彥抱母慟哭幾絕母目復開

湧泉大小孝子

林安事母孝母死廬墓旁有石自裂而湧泉闓王與之以其廬爲湧泉寺六世孫正華當宋時亦以孝聞故世稱湧泉大小孝子云

歷郡訪母

林飄潮陽人家貧讀書早孤遇亂失母弟所在遍歷郡縣訪覓至梅州山中

得見為獠人所阻亂乃濟赴撫州訴之得還船艤十被嘷四年安洪武中上聞賜衣九套鈔千貫官河閒通判

終身

徐孝肅後魏時汲郡人養母至孝母終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禰皆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四十餘年被髮跣足遂以終身

剃髮乞食

徐克孝為梁博士侯景亂歲飢不能給母乃剃髮為沙門乞食以給後隋除高宗時為祭酒每侍宴取殘果選以遺母上教有司帥其母

燒香誦經

徐份陵子九歲為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為太子洗馬性至孝陵嘗疾篤份燒香涕泣號誦孝經日夜不息三日陵疾豁然而愈人謂孝感所致

虎遁坑平

徐將字思文萧用人七歲喪父[illegible]久思墓若成人母沒哀毀骨立卜兆于究嵩岩廬其旁蔬食三年時哮岩頓舜哀號震原野虎遁去坟左有坑壘冢數十丈一夕山有聲如雷昱日觀之為平地

節孝處士

徐紵字仲東以父名石終身不履石上母以廬墓晝夜伏墓側哭不絕聲時甘露降木處連理諡曰節孝處士

一門四德

徐授卿明初以保彭死難子世華童年請軍營扶柩歸葬孝為賊所

撫世華告以母老無依得釋因母病籲天願代果卒姑無氏燬胡氏備歷艱苦克全雙節有司扁曰一門四德子旌諱亦以孝友聞

哭像幾絕

丘敬建寧人幼孤母爲寇所擄發求之四方不能乃刻木肖母像晨昏侍奉泣致孝思一久妻饋奠悞侵母像仆地敬哭泣辟踴幾絕入稱其里曰孝鄉

鳥獸滅火

夏孝先桐人父亾負土成坆廬其側時有野火燎山將近塋域孝先繞墓號慟鳥獸羣集以毛羽濡水灑之俄頃撲滅

慈孝鮑

鮑壽孫歙人至元丙子盜起與父皆被獲父子爭相代家死號哀之忽大風起叢林間號旋兵至駭散父子俱免爾爲慈孝鮑家

掘得甘泉

史諫平鄉人弟誼俱孝友母嘗病革諫誼夜籲于天欲以身代旣而母愈後諫受官之任過家遇父疾親嘗湯藥父卒兄弟廬冢上三年近冢水多鹹諫扶木卜視之隨木所向掘之果得甘泉人皆奇之

尋骸五十年

史五常內黃人父貴洪武間廣東僉事秩滿卒時五常甫七歲力不能扶柩還家林日汝父殮時有大錢置柩中汝謹識之俟汝長尋訪歸葬五常事母孝不去左右及母卒乃入廣求父櫬歷久

迷失所在乃旦夕號泣籲天見者無不感動已而臬司議餘聞之命所司物色竟獲骸骨并大錢如母言遂歸葬去其父歿時已五十年矣後廬墓三年正統間旌表

兩歲知孝　唐傑東安人生兩歲卽知孝繼祖母蔣病目失明傑以舌舐之日輒有見劇賊孔彥舟犯邑傑號泣負病父城以出賊義而捨之母病刲肉和藥以進卽愈父亾以舌舐屍代浴廬墓哀動山谷絮與聞郡守以聞詔付史館賜以東帛

唐大孝　頎字德雅番禺人連遭父母喪摧毀滅性遂葬躬負土爲墳左爲小廬覆以苫茨寢處其中扶服哭踊朔夕捧盥進膳事之如生者六年有甘露降于塚樹馨鬱靄藹彌月不已人或訪頻見白鹿馴食廬次加黍膏咸異之稱爲唐大孝頌自是終身衣不純采非祭不近酒肉忌日必齋肅以祭見父母所遺物或經父母所歷輒手奉而泣其篤行之循蓋天性也仕爲布山令

親喪棄祿　費冠卿青陽人既登第聞母病華驅歸而母已葬遂廬墓以終喪嘆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爲再詔不起杜荀鶴詩凡弔先生者多傷荊棘闊不知三尺墓高卻九華山

終身廬墓　費襄

雙流人至孝母病割股進之遂愈母殁身自負土廬墓終身產業多推其兄云

甘露降墓樹 李義郵州

人父泰母蓓義自幼朝夕問安必拜跪飲食湯藥必親餌母疾籲天願減年以壽母母背義葬夕節之日彼朔矢母卒義苦塊發毀葬帷山下跣足負土成墳廬墓三年甘露降墓樹閭旌表其門

子弟為法 薛半千字子中

濬浦人性友愛母病嘗藥親臘割股以進伯兄亦藉血以調藥仲兄焚香于頂以資冥福母病隨愈兄弟三人日侍親側雍雍愉愉鄉里稱孝凡誨子弟必欲以半千為法

終身蔬食

許天生晉陵人母罹艱輒嘗蔬食天生亦蔬食母未免喪而逝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建元三年表之

拾椹餉母

蔡順字君仲汝南人以至孝稱嘗出求薪母嚙指即心動馳歸王莽末人相食順拾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故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遺米受而不食及母終未葬火逼其舍順伏棺號哭火遂越他舍母長雷震順輒環冢泣曰順在此舉孝廉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嘗穢

因翼前皂中母患暴痢翼稱巾齊藥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死鄉人厚葬之獺獻

生魚

胡光遠元朝太平路人事母至孝母卒哀思不敬一夕夢母欲食魚覺起號天將求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旁有嚙痕鄰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濡水去始知是獺所獻以狀聞表其閭

尋親燕市

景清龍溪人元兵下漳南時方五歲避難倉卒失母長知學每念母涕淚潸然乃辭父尋焉忽于燕市知母處踰年始得之蓋母子不相見者四十餘年矣事聞詔旌表之仍給驛以歸

斷指寫經

萬被僃孝詳姓譜

吮瘡注藥

支叔才唐人事詳姓譜

禱益母壽

何恩熙建寧人嗜學性孝母閔氏病不解衣侍湯藥擁將盡瘁每夕露禱減算以益母壽空中有聲特延一紀後果如數讀吏部欲强以官母語曰吾家代以文發身何事方圓為竟不就

解衣救

王閣元朝東平人父因先言後貧不甘嘗沂凡飲食必薦酒肉閭歷力營蘇侍奉不缺父嘗得疾室中火起閃狀進救爛燔撤室閭大勸走入解衣包裹抱父而出同被火身灼爛而父無少傷

代死救火

莫轅字奚仲吳江人洪武初父繫詔獄將刑轅年十一願代父死理官奏釋其父家破大火逼母歲

蔡羅入火中抱持以出燼眉盡焚鄉人謚為貞孝先生

不食

薛瓘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瓘亦不肯食母強之強為之食訖言已愈[illegible][illegible]母色未平輒不食

祥雲覆冢

裴仲容會稽人事母孝寶曆中母病仲容封股肉飴母弟仲莊亦將封之聞兄已進乃止母病隨愈時有祥雲覆其家

純孝里

潘綜烏程人孫恩之亂綜與父驃共走避驃困之綜抱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斫綜綜抱驃賊斫綜凡四創有一賊曰殺孝子不祥父子俱得免後以孝官遂昌縣長宋元嘉中改其里曰純孝蠲租布三世

孝感神告

潘晃虞信人事父至孝嘗以役事至京一夕夢祠山神告曰汝父病篤晃驚捏不已日夜奔走以歸一夕復夢神語曰汝父疾愈歸問果如夢中言父卒廬墓芝草累生[illegible]之宗詔旌其門授廣德令

引頸代父

潘懷字景進兵亂懷父希古被慈縛索資貨露刃脅之懷爭前曰貧無所有有則資不盡于父將軍必欲逞怒懷請代父就試之即引頸遂析釋之後薦人官

雙旌

潘癒定嘉興人傳覽輿籍尤以孝行名于府尋衰盧墓哀毀無間府有桂花變色白雀來翔之

瑞左丞周伯琦嘉其孝爲書雙瑞二字揭于墓所

八月生梅

葛泰字文彬嘉興人正統初老母疾篤思食生梅時八月梅無存者泰徧遇梅樹盤桓涕泣覓得生梅二顆如初熟者持以食母疾遂瘳父應童有行誼泰克繼其志凡鄉里食不充者貧不能葬者悉傾囊濟之無吝其善行類如此

心痛

裴訥之字士言弱冠爲平原公開府參軍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還府以爲孝感

夢神授藥

際思孝山陰人性至孝母老病病醫禱不效思孝欲剖股爲藥以進忽夢寐間若有神人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母疾遂愈

自隮還柩

偏孝先少貧永樂間父被誣京師往請身代之尋白其事父遺疾卒欲還柩有勸焚化者孝先不聽號泣欲自鬻鄉人有仕于朝憐賻以布粟又與貸益之歸葬塋

棄官訪母

祖浩然字養吾清誠人至元中黃華盜起掠其母去告然纔六歲聲聞不相聞者二十八載至大間福建閩府檄爲書院長將之任忽有告以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地遂惻然棄職辭父往謁之間關數千里得于唐州之境尋

以來歸**澤中菫生**劉殷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食殷方九歲徃澤中慟哭菫忽生得斛餘而歸又嘗夢人謂西籬下有粟得十五鍾銘日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

不嘗鹽酪劉覽字孝智彭城人以母憂廬墓再期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巳隆冬止穿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寒中夜竊置炭于床下覽因擾得寐及覺知之號慟區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丞當官清正無私

身痛劉璿沛人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隨梁上黃侯蕭曄在淮南璿母在建康遘疾璿弗之知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璿即號泣戒道絕而後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居喪毀瘠遂成風氣服闋一年猶杖而起後簡文帝以璿為黃門侍郎明帝初封平陽縣子

虎狼取食劉士儁性至孝丁母喪廬于墓側負土成墳虎狼驅擾為之取食隋文帝旌表其門

燃掌代痛劉孝忠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之母病心痛劇又燃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及母卒為傭富家得錢以葬富家義之為子後養父兩日失明孝忠舐之復明求太醫征本

原孫見慰諭

紀行雁墖

劉孝誠富順人親喪廬墓有芝艸之異李見紀其行于學之雁墖

死孝死義

劉滑定陶人好為古文舉進士知蓬萊縣代還過郵州聞母疾亟歸母死一慟遂絕其妻吳潛亦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

一命榮親

劉民先字聖在熙寧閒累與計偕至禮部輒不合慨然曰吾親老矣不可闕于是屏居潭溪作一枝堂朝夕奉養難謹後以特奏釋褐公謂人曰吾豈貪一命者哉顧因是可榮親耳及母與夫人年九十果以恩封崇安縣太君時以為榮

露降庭梅

劉說餘干人嘉泰閒舉進士歷官攝相事入十月以母老乞致養上從之嘗為母祈壽甘露三降庭梅

灼頂斷耳

詹惠明婺源人熙寧閒父坐事當死惠明請郡求代父死遂坐府門以大艾灼頂明日趨庭斷右耳血出淋漓郡守駭之以狀聞減父釋賜惠明粟帛

含噎哺母

賴祿孫寧化人延祐閒[illegible]寇作亂祿孫負母挈妻子入山寇至守母不去寇將刃其母祿孫以身蔽母曰寧殺我毋傷我母將母病溺之亦祿孫含噎哺之荼毒寇相顧具嘆不忍害有掠其妻去

者衆盜責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闘旌表

欽刃救父

闘宗時救長理于家[illegible]闘侯至欲殺父宗時以身翼蔽泣求自代遂飲刃而死于田闘父遂得釋父奴李三抱宗時幼子亦被害

仙藥報孝

桂泰父宗蒼得疾泰甫八歲郎能承順顏色侍奉湯藥須刻不離左右涓長有室益加恭謹凡親所欲必先意迎合來問疾者報具饌款以悅親心父性嚴惡稍不適意輒怒不食泰夫婦號床下候怒解方起滌厠溷浴未甞委之婢俟四十年如一日隣失火父疾不能起泰抱父號慟須臾火滅成化己丑泰得疾類其父忽有老人授以丸藥出門不知所往泰病遂起人以為純孝之報

入水得芰

瞿嗣興字華嫁常熟人毋卑芰食時芰始花求之不得嗣興入水半日得三芰人稱孝感所致宋景濂傳其事

泣淚喪明

闘元明安邑人除北隨郡太守以違親養泣涙喪明悲號上訴許歸養一見其母目復明有司狀聞詔表孝行復其家母亾服闘心喪不窮毋忌日悲慟傍鄰兄弟亦感而雍和百口同居

事死如存

是世豫樂清人居左灑同妻方氏事毋至孝毋亾刻像奉之泰晨昏

饋食經今十九年孝誠不替郡守張九成饋酒禮之淳熙中世猶死方氏率其子士表士賜供奉益至郡守樂上其事詔旌其門

孝行先生

容悌與字行白香山人事母最孝鄉人稱為孝行先生

代父身死

容師儒悌與四世孫正德寇逼香山賊欲殺其父師儼請以身代遂死

古神孝

古譙曲江人母病願瘳不能言禱夜虔告北斗忽聞母大呼曰夢一道士執木盂以柳枝灑明顧消疾愈後為東州安撫呼為古神孝

嘗糞苦甘

易直字子順父延遊少達稱叱怒直罷伏於日不命之不起父疾直嘗糞苦尋愈及再疾以糞味甘為憂父竟卒害遇急冦至棺母哀慟不辟賊舍之去母歿廬墓三年結廬弱崖山讀書自得嘉靖初旌門

青蛇白獸

廖洪萬載人大中初二親亡捧土成壁結廬于側哀擗不絕有青蛇白獸之異歲遠中邑令朱邵以聞詔旌表

刻像合葬

廖人安寧都人元初父死于冦母亦被搆人俊七歲與祖母居既長誓求父骨得千叢塚間又在北方求母聞在滄州至則已死欲負骨歸葬異母弟不許遂刻母像而還合葬焉

友悌

孝友 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因心** 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既翕** 兄弟既翕和樂且甚

六順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所謂六順

德星聚 潁川陳寔有子曰元方次曰仲方故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睦海內慕其風四府辟命無所屈就兄弟嘗過同郡荀爽夜會飲宴太史奏德星聚

梁王同輦 梁孝王入朝見景帝帝命乘輿駟馬迎梁王于關下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無異

清河共室 孝和皇帝肇章帝中子也兄慶為皇太子母被譖廢慶為清河王帝三四歲代為太子而特親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車章帝以更哀諱慶飲食衣服與帝同也

許荊解劍 許荊兒子常報仇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荊家欲殺之會荊歸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劍長跪曰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相教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全死者傷其滅祀今願殺身代之寀咎悲冢扶起荊曰許掾

郡中稱為賢吾何敢相傳因送委去

李鴻刻印

李鴻體性仁孝友于兄弟弟季育為人所侵辱育後陰結客撒然為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鴻為太尉掾在京師傷育無嗣遂刻印還歸欲過家恐見妻子轉移其意到縣北亭預作記乞代育便飲鴆而死縣令省記怛然驚歎

孔融爭死

山陽張儉以忠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刑章下州郡召捕儉儉與孔融兄孔褒有舊亡投之遇褒出時融年十五六歲儉以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乎因留舍藏之後以客發洩覺儉得脫走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投我罪乃我之由非弟之過褒當坐之兄弟爭死郡守哀而赦之

李充易衣

李充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其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貲擬無爲宰自窮枇充淸鄰里室家相對前跪舉觴告其母便逐妻比而遣之婦行泣出門而去

友愛

陳九思字子疆舉進士幼弟九籥之始生鄰人有求抱養為子者二親以子多欲許之九思力以為不可是年九思遂生子煥之與其妻曰我子付田婦孔之兩且

乳小叔其妻怵然而從九淵既長事兄嫂如父母及字[illegible]門迎侍以往不半年歸每有家問淵飭子孫遊以不[illegible]禮爲要號授從仕郎弟九叙字子儀善治生總藥寮一以[illegible]家用諸弟有四方遊旅發立具咸諸論事未決徐出一[illegible]析東之人高其行義稱爲九五居士

不娶終身

陽城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悴相育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親弟亦不娶終身

陳業灑血

陳業兄度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飲血餘皆流去

穆與弟共

[illegible][illegible]冉字師啟南海人父朋鄉進士希冉弘治戊午舉于鄉[illegible]崇安敦齡俸與弟瀚淮共之瀚得疑疾藥必親調死斂必[illegible]說游縣戚畏忌淮若水稱重之

推田與[illegible]

揚朱彥字府美賜學子歷官廣東安撫司參謀性友悌念兄司[illegible]諫以使事得辭未彼用而季既已析佑推已分良田以益之得任子恩即以官其孫次得任子恩以與長弟之子又次負季之子焉

終身不娶

段家善嘉與人兄近仁為洪武初平[illegible]如縣男妻皆亦干官所[illegible]三男一女[illegible]

養撫姪已出遂不娶年四十幾友勸之娶原善泣析產遜曰兄幾遺孤賴嫂使我娶而不賢則諸孤將安托

順充字德英龍泉人幼未知學兄洵美訓篤甚至後與兄明詮俱以春秋學馳聲於父母喪兄弟皆析產充盡以遜兄以報教育之恩詔旌表門閭

爲兄刃仇

杜叔昆字子鳴杜陵人兄君錫爲會衆所誣殺叔昆號泣稱冤白日手刃衆于京城而轉請致周文嘉其志赦之爲樂尊殺軍後爲陳人所擒不屈死之

悌弟

阮廷璜字邦器桐城人早失怙恃既長痛親不存事兄猶父委曲承順家政一以爲主兄少友于恩數詈辱之督怡然不以介念嘗以千金之產讓署無難色後兄疾親侍湯藥至務儉寢既卒哀祭盡禮不以久懈鄉人咸稱爲悌弟

友愛

盛敬字存禮初任行人承樂庚辰冬其兄涉江覆舟沈其軀敬陳情奔歸撈舟處獲其所求而得之葬祭以禮奉嫂撫孤曲盡恩義邦士大夫若侯有年之輩咸贈詩文以著友愛之篤尋陞陝西道御史巡按廣東甚有廉幹之譽

吮膿

徐茵字叔胄弟買患巳癰膿潰茵爲吮之其兄弟皆早巳撫養孤遺悉愛聞于州里鄉鄰有死者助營協

鄉郡察孝廉辟從事並不就

變服不笑 鼎劍始喪繼母而二妹孤穉身鞠養至成人及卒妹爲緦服弟羈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友悌

嫁女撫孤 虞申丹徒人資性和厚勇于赴義宗族有貧大司農錢者悉爲償之仲弟死嫁其五女撫幼孤如己子

佯病 韋玄成讓爵于兄佯病狂而壞容貌

消疫 庚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毘復病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于外袞獨不去攸母癘之不可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又撫柩哀臨不輟十餘旬疾漸消歇家人乃返毘疾差袞亦無疾

飲乳輟訟 韓思彥延察劉南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令尉與飲以乳兄弟泣曰公以吾兄弟同乳而生耶乃請輟訟

爭死 後漢時趙孝宗弟孝禮被賊捉去欲殺而食之孝宗聞之走見賊曰孝禮臞不如孝宗肥願代弟死賊相謂曰此義士也遂並放之

讓爵 丁鴻潁川人父綝從光武以功封陵陽侯鴻少受尚書于桓榮父歿當襲爵讓于弟而敎授里中章帝詔鴻與諸儒校五經于白虎觀累官至太尉

廉代炮烙 丁何醴陵人父公府

拒釜兵戰死衛因得官爲衛山宰斬萬康閒衛弟公億與兄公萬避難于鄉賊得公萬縛之將就炮烙公億號呼願以身代賊義而舍之一家獲全

表門賚物

郎方貴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文帝開皇中方貴常于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雙貴恨遂向津毆殺舟人津者執送至縣兄弟爭爲首坐州縣主皆不能決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原其罪表門閭賜物百段

徵服求尸

袁象字緯才陽夏人爲宋武陵內史兄顗爲宋明帝所誅投尸江中象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尋改葬焉初象幼而喪母養于伯母王氏象遂事王如親云

良民

唐孟元弟孟遠龍溪人正統戊辰叛賊寇掠郡邑多脅良民從亂孟元兄弟誓衆曰吾黨俱良民豈可從賊比賊至孟元兄弟先率衆據橋拒戰賊不得進孟元告弟曰爾可去以奉先祀我當以死敵之孟遠曰吾兄方危急弟何忍去

魏霸服欄

魏霸爲鉅鹿太守臨郡終不遣吏歸鄉里妻子不到官舍常念兄嫂在家勤苦已獨尊樂故嘗服粗欄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子躬耕與兄弟同

苦樂不得自異鄉　徐苗會稽徐苗輕財重義行人所稱者
里慕其行化之　兄及小弟早卒鞠養孤寡嫂與同
妻子兄弟客居四十餘年田宅奴婢推之孤姪弟以蔬同
績口中有遺濃血苗含去之其行事類皆如此也
衣食　李銓少聰慧有至行銓兄前母子後母甚不愛也而
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已衣服勝兄即脫不
青須兄得已同然後服之其母逆不得有偏及長　六院同
銓內曲頤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雍睦為羣族所稱
劉君良瀛州人四世同居君門內斗粟尺布無所私隋末
庖荒饉妻以計勸之異居君良因斥去召兄弟復同居天
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為堡號義成堡其家　佩印　陰慶有
六院同一庖子孫皆有禮節貞觀中詔旌　賢德雅
其昆第田園奴婢分與二弟已但　金珠讓弟　警旅道元齊
假印而已漢永平中封朗陽侯　河人母智發
疾晝夜不去與丹屏諸子投以金珠曰汝　金枝玉昆　兄弟咲
素孝可喜藏之汝道注錄之悉讓于弟　盜脩字壽之居膝
五人互相勸教並有才識時　拯豆貿米　濟歲饑拯野豆貴
人日五龍一門金枝玉昆

來以奉母兄

讓爵

桓郁字仲恩榮子嘗襲爵上書讓于兄子不許悉以租入與之官至侍中

慟哭諫兄

皇甫鏞舉進士累官河南少尹兄鎛爲相權寵太盛鏞極言之鎛不悅鏞時慟哭于家請鎛必滅族後鎛果敗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

義比夷齊

尉遲勝本于闐王珪之長子少嗣位天寶中來朝獻良馬美玉玄宗嘉之娶以宗室女授右威將軍屢立戰功拜驃騎大將軍于闐王令還國勝固請自留宿衛以本國王授弟曜詔從之貞元初曜遣使上疏言勝既讓國請傳勝子銳勝又固辭且言曜久行國事人皆悅服銳生京華不習國俗不可遣往兄弟讓國人多比之夷齊

推爵讓弟

公孫良字遵伯爲尚書左丞爲孝文所知遇良弟衛字道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功賜爵昌平子

願代弟烹

趙孝兵荒人相食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驚異並放還鄉顯宗聞其行拜諫議大夫

父禮事兄

趙弘智唐太宗時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以父禮事兄弘安兄卒哀慟過期撫兄子慈均如所生永徽初爲國子祭酒

李嫂贖

弟
與逢之義與人嫂以無以葬自賣爲奴以其標儲從弟
欽伯夫婁荒年畧賣逢之貨田贖之遂與同處郡命欽
伯爲主簿周以遜兄逢之又以世舊田與
弟弟不受四遂閑發齊建元中表其門苦樂必均逢葛
州人爲閣平主簿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延祐開父卒
葬舉泣告母日吾兄弟別處十餘年今多散在以一母所
生忍使苦樂不均邪郎以家財代
還其遁更使其居事闕表其閭

貴

東京莫比 鄧禹自中興後累世寵貴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牧守四十八人皇后二人東京貴莫比

楊笏重積 唐崔琳子從數人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楊置笏至重積與第挂孫俱列戟世號三戟崔家

七葉珥貂 漢功臣唯金日磾張湯一家親近貴寵比于外戚左思詩云金張藉舊業七業珥貂蟬

五侯 漢成帝同日封舅五人譚商根立逢爲侯世謂之五侯

八居九列

屢對寵月會稽太守龍歸入居九列四登三事

臣道無缺 郭子儀校中書令二十四考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

三世僕射 唐高士廉遷右僕射三世居此官人榮之

三相張家 張嘉貞張延賞張弘靖皆為相世號三相張家

持囊簪筆 張安世持囊簪筆事孝武數十年注近臣負囊簪筆侍從備顧問或有所記也

擊鐘鼎食 張東之謂衛將李多祚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日三十年矣將軍擊鐘鼎食貴重當世非先帝恩乎日死且不忘也十要一官一佩之耳

十要銀艾 後漢張奐云吾前十要銀艾銀者銀印也艾者綠綬

萬釘寶帶 上賜楊素萬釘寶帶

八葉宰相 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彼徼而於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稱遠遊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南北鄭相 唐鄭絪家招國坊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

流水游龍 後漢顯宗馬皇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安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出陪芝蓋 北齊邢子才廣平王碑文

云侍講金華參遊鄉雀
出陪芝蓋入奉柱宮

纍纍若若

漢石顯與中書僕射牢
梁少府五鹿充宗爲黨
附者得位民歌之日牢邪石邪五鹿客
邪印何纍纍綬何若若邪注若若長貌

佩六國相印

蘇秦
曰使
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
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遇知天子

送李愿歸盤谷序云其
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
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才
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繁其在內則曲眉豐
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
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丈夫之遇知于天
子用力于當
世者之爲也

龜組蟬佩

齊孔稚圭爲王敬則讓司空表云
送得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內延三
與外孫以岳蟬佩之脈則左右交揮龜組之華則紱攜此
耀轉輪徐送則車騎如雲飛蓋聲佇則歌鍾成列旋金覽
吹勢其前鳴珮
鳳管疊其後

望重南宮

王績云左貂右蟬榮冠東省輦
蕤負璽望重南宮朝久丹墀揖
謙增價往來青瑣步武生
光豐扆華棟鳴鍾列鼎

宅豐紫霄

梁書庾肩吾武陵王
拜儀同三司章日臣

宅慶崇術聯衣皇極推均栖月既無述以成高仕若乘鳳故不行而自遠

金印如斗
周顗伯仁云今歲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之肘後

玉立垂紳
桓溫表云抗節玉立誓不降杜甫詩他年赤墀下玉立看垂紳

貂蟬出兜鍪
周盤龍為驍騎侍中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出于兜鍪

豐貂步文昌
梁何敬容為尚書令以罪免復起謝冊以致書戒之曰昔君侯翁言加胄鳴玉在闕周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以起超帳

貂拂帝手
宋文帝元嘉中王華王曇首並為侍中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擢貂置案上語畢復揷之

三子列侍
諫議大夫陳省華蜀人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登進士而伯仲為天下第一晚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小子知制誥每對賓三子列侍容不自安省華曰學生侍立侍也士大夫以為榮

一門二相
宋朝呂蒙正兼簡一門二相二十年居政府又賈黃中目鄉一門二梢

一門六內翰
本朝呂蒙正文靖公子公弼公著公亮公孺俱為內翰並有名德

六

年拜相宋朝王溥二十六歲狀元及第六年拜相年三十二罷相歸班時四十二在具慶下其父見客公以前宰相侍側無惰容客不安席引去甚衆

王韓爲盛初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子弟范宗翰上啓責之曰王氏之琪珠玭瓏器盡璿與韓氏之綜絳續維才皆經緯非磨而得由學而然謂王氏皆以玉爲名故云今天下衣冠子弟取高科者王韓二族爲盛

重金疊蓋垂金謂金帶上垂金魚疊蓋錯重載又求初兩制出入皆垂戴

貴震當世裴寂拜右僕射入閤則延卧內言無不從所爲裴監不名也貴震當世

得君貴盛炎淮基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

萬石張家張文瓘事許姓請類

驕盈貴奢漢陽公主嘗誨諸女曰先姑有言與若皆帝子驕盈貴奢可戒而不可恃也

在清要岑義兄獻爲國子司業仲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姪在清要者數十人

恩寵過幸休璟檢校安東都護時中宗爲皇太子休璟將行進啓曰易之兄弟恩寵過幸數入禁闈非人臣所宜斷加防察焉

四弟同時列章祗拜擧清光

祿大夫將陝守河東而從兄寅為右金吾衛將儻來物功
軍緣為大子少師四弟同時列戚丞冠罕北者于
謹夾東朱縣主時処主多侍貴以奢修相矜主獨儉素妹
弟訥口人生富貴在得志獨勤苦欲何來咎曰我幼好禮
今行不遠非得志謂何且自古賢処役攴以恭遜荐勳力
名騎縱敗德光榮寵貨盛儀來物也可持以後人乎
相高
孝現兄恒輝以勳力相高同時為御史大夫俱判臺
事又合詞封公而澤為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同
與里第門王徵曾祖擇從兄弟四人曰易從朋
鳳閣王氏
列三載來言從皆權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
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范大中將登進李崩
為一代法
七者入十人位臺省牧守者有四十人懇乞
骸骨帝進中書侍郎岑文本論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
蓋少辭疾頭備循力于進功今引大體朕甚嘉之欲成公
芙為一代之法不可或勸岑文本營產業者
未嘗言家事
不驗乃授像校特進文本嘆曰吾本漢南一布
豕從步入閣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
文墨位宰州富貴已極尚廱庫耶故口未嘗言家事焉金

張 功臣之家唯有金氏張氏親貴寵比于外戚

富

三致千金 范蠡善治生十九年三致千金

載金一舸 唐馮盎豪俠入朝歲載金一舸自隨

入官倖 郭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絹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紀

執籌算計 王戎田園水發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而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鑽其核

錢愚 梁武帝弟蕭宏錢百萬一聚貪榜標之千萬一庫掛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武帝見之計錢三億餘萬武帝大子綏作錢愚論譏之

錢癖 晉和嶠富擬王者人謂錢癖

地癖 唐李憕善殖產伊州有膏腴自都至闕口田疇彌望時謂地癖

守錢虜 後漢馬援云凡殖財貴能賑施否則守錢虜耳

多田翁 盧從愿爲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玄宗薄之欲以爲相者屢矣卒以是止時號多田翁

以富死獄 傲子昇失世高貴子

罷解官歸縣令民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子孫家人將錢二十萬稱簡萬其賜捕送獄中子易鼻捕自差其族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

錢聲如牛

五代袁聚先子正時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如牛以為妖勸其散以勝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者求其類耳宜益以錢聞者以為笑

錢神論

晉魯褒著錢神論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焉內則有方外則有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雖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忿諍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

黃金多

漢高祖賜陳平黃金門萬斤以間楚梁孝王未死時府庫黃金四十餘萬斤王莽敗時省中金二千萬斤遺匱者尚無許

山崇阜積

董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為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萬銀入九萬奇玩雜物山崇阜積不可計數

金穴

漢郭況遷大鴻臚上數幸其家賜予千金極富京號況家爲金穴

富窟

王元寶巨豪嘗以金銀疊爲屋壁上以紅泥泥之又置禮賢堂以沉香爲軒檻人呼爲王氏富窟

鬬富

石崇父苞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能自得財及爲開州刺史果致富與王愷鬬富愷以粭沃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紗布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晉武帝每助愷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命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七株

寶精

王處回積錢萬計蜀中富家罕與此先在太原家甚貧有菩根者周玄豹每指謂知祥曰此子寶精也宅日當大富果如其言焉

貧賤

簞食瓢飲

孔子謂顏淵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爲桑麻鼓琴足以自娛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不願仕也

蓬戶桑樞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

室上漏下濕正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往見憲憲華冠縱屣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對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有愧色

蓬墻艾蕭 安城東王秀傳云或蓬墻艾蕭樂在其中矣

繩樞甕牖 賈誼云繩樞甕牖之子材能不及中庸

貸粟監河侯 莊周家貧往貸粟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貸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中道有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神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遊吳越激西海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索我于枯魚之肆

數滴之泉 于頔鎮襄陽鄭大穆以書投之曰分于樹一葉之影即是陰濃減四溟門數滴之泉郎為膏澤于公亦不許依所宗數年與之

多長者車 張負隨陳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蓆為門然門多長者車轍

門可設雀羅 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

一賤交情乃見一富一貴乃知交態肘見踵決貧子在衛縕袍無表正冠而纓絕提襟而肘見納履而踵

決托鑱爲命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爲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

來男呻女吟四壁靜衣如鶉結子夏之衣懸結如鶉鷫鸘裘貰酒司馬相如初與文君還成

都居貧愁悶以所著鷫鸘裘就市貰酒與文君飲車如雞栖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號百結衣董威在洛陽隱居白社以殘絮縷帛爲衣號百結衣袖詩見張韓賈島初見韓退

之及張籍有云衛袍有新詩欲見張與韓脫羊裘高蔡之日生當夕脫羊裘朝佩珠玉黑貂裘敝

趙王贈蘇秦黑貂裘使說秦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裘敝蓬蒿偏人張仲蔚平陵人所居蓬蒿偏人貧

賤驕人魏文侯師田子方太子擊出過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

賤者驕人乎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未

屬有以國家待之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計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

富不如貧 後漢向子

平讀易至損卦喟然嘆曰吾已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未知死何如生耳

鬼笑

劉伯龍貧寠尤甚常營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傍大笑伯龍曰貧窮固有命乃為鬼所笑

晚食當肉 策

王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曰玉生于山剖璞則破焉士生于野推選則祿焉然而璞不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當肉安步當車無罪以當富貴蠋可謂安于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唯晚食為然

舌耕

賈逵通經門徒來學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乃舌耕

硯城墨甲

水硯者城池也筆者刀矟也墨者用兵也心意者將帥也

筆耕舌織

唐王勃能文請者金帛盈積人謂勃舌織而衣筆耕而食

處窮

藥方

吾聞戰國中有一方服之甚效其藥有四味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若此則可謂善處窮矣

禾藁鋪蓋

張晨為京兆功曹冬月無被唯有禾藁一束暮鋪蓋臥且

則收之

屬見優孟

楚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可往見優孟居數年貧困負薪逢優孟與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死屬我見優孟孟曰若無遠遊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為敖像楚王與左右不能別也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優孟請歸與婦計三日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相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必如孫叔敖不知自殺楚王于是召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

窮巷埽軌

漢陳平家乃負郭窮巷後巷杜門埽軌無所及

海外無友

東坡謫居海外與程天侔書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屋出無友

冰蘗聲

王夫正公姪王質在相門鬼驕弗華以貧為實文正為命人將家甚虛嘗貸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償之公得其券示家人曰此前人清風吾當不墜又得顏魯公為尚書將乞米墨帖刻石遺視友閑其雅尚如此故所至有冰蘗聲

貧為大累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年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于道路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

吾觀子才非凡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吾今補子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于學乎孫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太山有孫明復先生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文正實曰貧之為累大矣儻索遊至老則雖人材如孫明復猶將汨沒也

啗粥四塊

范希文修學時最貧在長白山舍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劃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齏數十莖醋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蝸牛

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家無餘積蝸牛廬居妻子貧薦

賣樵

朱買臣家貧好讀不修産業常刈藜樵賣以結食焉

塵甑

桓帝時以范丹為來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乃結草室而居有時絕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雪履

東郭先生事詳類雪

處約凍餒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無卿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向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今吾子有欒武之貧吾以為能修其德所以賀若患貧之不足寻何

暇賀之有

雪不干人

時天大雪丈餘洛陽令按行見人家皆除雪而袁安門無行路謂安死矣令看之見安僵臥問之答曰大雪人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遂舉為孝廉

無慍嘆

顏泉明還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貌相從百口飦鬻不給晷無慍嘆

閑口不食

路文逸遇隋末大亂闔門死于盜文逸遁免流離辛苦自傷家多難閉口不食行者哀其窮困彊飲食之

在官貧約甚

鄭虔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

衣常乏

崔居儉拙于為生居顯官衣常乏

起微賤

時王辟仲等起戰徵暴責諸王見必加禮獨息交太子籠拔之自如

羇賤

劉文靜與裴寂善夜見邏業傳烽嘆曰天下方亂吾將安含文靜笑曰如君所言豪傑所資也吾二人青可終羇蹙乎

無貴相

王顯與太宗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擊禪為戲將帽為勸帝歡時嘗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藹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顯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

既有龍濟之書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官更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以女寵賤

帝謂馮野王曰吾用爲三公後世謂我私官野王笑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

知遇

獵見太公

太公姓姜字子牙行年八十不遇于渭水之濱垂釣周文王出獵前期卜之日所獵獲之物非龍非彲非虎非羆乃帝王之師文王至渭水見太公與之語見其賢乃與同載而歸以父禮師之遂伐紂之策遂有天下

數月代相

車千秋爲高廟寢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武帝大感寤拜爲大鴻臚卿數月遂代劉屈氂爲相

茅容避雨

後漢茅容耕于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異之遂與言且寓宿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母自以其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今學卒以成德

相親贈縑

唐邢君牙爲隴右節度使有進士張汾不待賓司引報直

入見君牙君牙方怒宴設司欠錢汾起曰汾在京師每聞京西有邢君牙上拄天下拄地今日于汾前與設吏請錢君牙甚作更與汾相親贈五百緡

墮甑

孟敏客居太原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因勸令學十年知名

解驂

齊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遇之途解左驂贖之載與歸石父曰君子屈于不知已而申于知已

倒屣

蔡邕奇王粲聞至倒屣迎之既至容貌短小一坐盡驚曰此王生也有異才吾家書交盡當與之

擁篲

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前驅築碣石之宮親師之

堂下一言

叔向適鄭鬷明心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推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遂如故知

贈項斯

幾度見君詩盡好及觀標格過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蜀道難

李白自蜀來京師以所業謁賀知章覺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因爲之上

高軒過

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提連騎造門賀總角荷衣而出面試一篇旁若無人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論

還騎而還親為東發又兩開鼓吹云賀以歌詩謂愈愈送
出歸解帶旋讀之首篇雁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
甲光向月金鱗開愈
月旦評
許劭子將初與兄靖俱有名
却揷帶急命邀之
好論鄉曲人物每月旦輒更
其品題故汝南
寓鄭公之父甚貧客呂文穆
俗有月旦評
相出呂氏門
公嘗正門下一日白公日有
兒子十歲許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其子韓公
也文穆公見之驚日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供給
甚厚後鄭公兩入相及文靖公夷簡亦知人文游公自充
州通判代歸文靖一見奇之問游公日有充州墨否携以
來明日游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欲相游公手也薦為
從官出將入相五十年文富二公皆出呂氏之門云
簡
夫知
老蘇先生里居時雷簡夫爲雅州獨知之以書薦之
韓忠獻張文定歐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韓忠獻
張文定歐文忠三公自簡夫始知先生簡夫長安人以遺
才命官其文亦奇上韓忠獻書云不獲揖嵌約袂疾指讀
滴交于几格間以豁公之視聽也上張文定書蕪渦乃天
下之奇才令人欲廉珠囊芝躬孰七筋飫其腹中恐他饋

傳上歐文忠書必若知洵
當以大科鳴
富韓公初遊場屋
不以告人則簡夫為有罪
穆修伯長謂曰進
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鳴也果禮部試下西歸次
陝范文正公尹開封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
還公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
久為開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為相
求婿于文正文正曰公之不若嫁官人臣不敢知必欲求
國士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大愛之遂議婿公亦繼以賢
良登呂夷簡通判濱州王文正公問王沂公曾
對秉鈞軸
第日君識呂夷簡否曰不識也他日又問如
初沂公以其所聞對文正曰此人他月與舍人對秉鈞轄
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議之但以奏請得之如不稅
農器等數事也後薛簡肅公奎知開封府參知
僴重貴相
卒與沂公並相政事明鎮為推官奎待之甚
厚以公轄奇之有問何以知其必貴公曰為人端肅言得
僴而理盡几僴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政
一偉人
薛簡肅公知成都府范蜀公方為學子一見愛之
館于府第舜曰范君廓廟人也公益自謙乘小舅

到銅壺閣下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帥客也簡肅公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自成都府得何奇物曰吾得一偉人耳後為賢從官

貴人識貴人

呂夷簡為布衣時馬尚書亮一見知其必貴以女妻之馬公知江寧府陳恭公執中經過馬接之曰寺丞他日必至宰相曾薦議致堯一日在李侍郎虛巳坐上見元獻晏公曰奉禮他日貴甚呂許公夷簡為相文潞公進謁許公改容接之曰太博過于我位貴人識貴人

不遇

三葉不遇

漢武帝至郎署見一老郎眉毛皓白問何為郎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

命放還山

唐孟浩然與王維善秋邀入內院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浩然出帝問其詩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命放還山

崔顥

崔顥有文李邕聞其

名虛舍邀之題至獻詩首日十五嫁
王昌邑北日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窮猿投林晉李充家貧求出仕
乃除剡縣令語人曰
窮猿投林豈暇擇木

恭敬

釋恭魯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
之間三起魯君問曰子年甚長矣何不釋恭氾對曰
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譽人者少惡正
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鑕之加于氾者何釋恭焉
服陳瑞爲縣卒瑞謙恭敬讓行惟謹敬及其居二千石尤
卿位少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校禮若疾病時不能
答拜輒拊之蘧瑗下門衛靈公時蘧伯玉爲人恭儉篤禮夜
類以拜謁之蘧瑗下門行過公門必下靈公嘗與夫人夜坐
有車當闕無聲公謂夫人曰知車爲誰夫人曰必蘧伯玉
也何以言之伯玉衛之篤禮者也夫禮下公門式路馬今
車當闕無聲是下門也非伯玉誰韓卓趨社韓卓敦厚純
篤閭行首不廢禮公使問之果是韓卓趨社問恭而後愛

博學洽聞好道人以善遇社則抱見生不食其肉

尚賢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何謂也孔子對日不失其道明之于人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能致禮矣故可敬則能尚賢矣

敬老

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也

正巾

麗公郹耕妻子相待如賓休息則正巾端坐劒袵山濤少有大量在總角之中耆老宗長見者箕其踞斂袵

茅容危坐

茅容年四十餘耕于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箕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